

# 耳聾耳

# 紀

# 念

# 集



*Anton Chih.  
2-20-1936.  
1936*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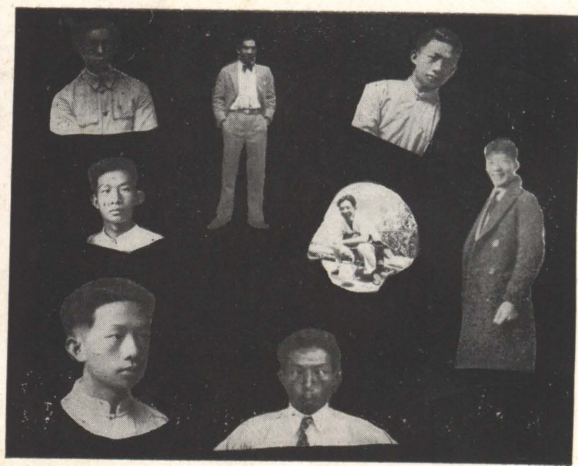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574B



遺像之一



遺像之二



神社的鼓聲響的地方可以聽見，我們的船快到，海邊呀，更不敢走過，回過來往山下裏邊去。

人是那麼靜，水是那麼平，要是搖槳停住了，只有虫叫聲和自己的呼吸聲，簡直寂靜得可怕，兩邊的密林陰森地，前面泊着幾隻小船，——他們吵着到海邊（海邊寫不下去了）

沒海邊就到海邊，海邊給七島，路上沒有再遇一人，民話，七島叫，叫可，想不到竟是在那譯來最有意義的一天在稿紙等電報叫也十一吳半鐘了。

13/ 土曜

昨天不疲倦的緣故，睡到八時半起來。志村姑娘剛起來的樣  
● 樣，要是給她的長袖博士看見，一定會大罵小賊。她穿着睡衣，  
拖着草鞋在房裏玩弄着樹葉，她那沒有帶着眼鏡的眼睛，  
似乎比真大些一樣，當她笑起來的時候，兩排白牙出來，而雙  
眼睛又是成爲兩條細線。

早飯後，大家都很高興的收拾着東西預備每島給七島  
音 只有志村却向心不安地打着回去的主意，因為他的「夢林」  
約 心三姨，今天下午五時鐘要由東京到川。

我們對他這番話向既笑，他實在沒有話可拒絕，只好  
要求我們允許他在兩島間的呼吸出來。

志村志村志村，志村，和的小島，檳榔，一行六人，

# 進行曲

MARCIA VIVACE

G 2/4 (單弦獨奏)

1. 1 5 6 7 | 1 1 | 0 3 | 1 2 3 | 5 5 | 3 3 | 1 3 | 5 3 | 2 |

領 隊 領 隊 的 人 們 和 我 們 的 血 肉 築 成 我 們 新 的 長

城 中 華 民 族 到 了 最 危 險 的 時 候

每 個 人 被 迫 離 家 最 後 的 吶 喊 是 來 ！ 來 ！ 來 ！ 來 ！

來 ！ 我 們 不 要 一 心 只 顧 着 高 級 的 砲 火 前 進

最 後 敵 人 的 砲 火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前 進 ！

# 走上攝影場

姜北詞

更方現上掛着紅的太陽攝外現進來了市聲喧  
 嚶亮 天大地起飛飛 懶懶地走出 攝影場  
 今天的歡笑 誰當 今天好  
 好 是  
 甜歌 攝影場

B 調

## 大 路 歌

2/4

聯華影片“大路”題材歌

遺 作 之 三

<u>2 2</u>	<u>2 1 6</u>	<u>2 3 1 2</u>	<u>1 1</u>	<u>1 2 1</u>	<u>6 1 5 6</u>
Hen-a	bai ho	hai! (hui ho hai)	Hen-a	ho hai	hang! (ho hai hang)
<u>2 2</u>	<u>2 1 6</u>	<u>2 3 1 2</u>	<u>1 1</u>	<u>1 2 1</u>	<u>6 1 5 6</u>
Hen-a	hai ho	hai! (hai ho hai)	Hen-a	ho hai	hang! (ho hai hang)
<u>2 2</u>	<u>2 1</u>	<u>3 1 2 3 5</u>	<u>1 2</u>	<u>3 5 3</u>	<u>1 2 2 0 2 1</u>
大家	一齊	流血 汗; (ho	ho hai)	爲了	活命, 那管
<u>3 3</u>	<u>1 2 1</u>	<u>6 1 5 6</u>	<u>2 2</u>	<u>2 1</u>	<u>3 1 2 3 5</u>
日晒	筋骨	酸;	合力	拉繩	莫偷 懶, (ho
<u>1 2</u>	<u>3 5 3</u>	<u>1 2 3 0 2 1</u>	<u>3 3</u>	<u>1 2 1</u>	<u>6 1 5 6</u>
ho hai)	團結	一心, 不怕	鐵滾	重如	山 (ho ho hai)
<u>2 2 2 2</u>	<u>2 2 2</u>	<u>3 3 3 3</u>	<u>2 2 2 2</u>	<u>2 2 2 2</u>	<u>1 1 6 6</u>
大家 努力!	一齊 向前!	大家 努力!	一齊 向前!	大家 努力!	一齊 向前!
<u>5 3</u>	<u>6 5 3</u>	<u>2 3 5 0</u>	<u>3 2</u>	<u>3 5 5</u>	<u>6 5 3 2 0</u>
壓平	路上的	崎 嶇!	碾碎	前面的	艱 難!
<u>5 3</u>	<u>6 5 3</u>	<u>2 3 5 0</u>	<u>3 2</u>	<u>3 2</u>	<u>1 2 6 0</u>
我們	好比	上火 線,	沒有	退後	只向 前!
<u>2 2 2 2</u>	<u>2 2 2 2</u>	<u>3 3 3 3</u>	<u>2 2 2 2</u>	<u>2 2 2 2</u>	<u>1 1 6 6</u>
大家 努力!	一齊 作戰!	大家 努力!	一齊 作戰!	大家 努力!	一齊 作戰!
<u>5 3</u>	<u>6 5 3</u>	<u>2 3 5 0</u>	<u>3 2</u>	<u>3 2</u>	<u>1 2 6 0</u>
背起	重擔	朝前 走,	自由	大路	快築 完。
<u>2 2</u>	<u>2 1 6</u>	<u>2 3 1 2</u>	<u>1 1</u>	<u>1 2 1</u>	<u>6 1 5 6</u>
Hen-a	hai ho	bai! (hui ho hai)	Hen-a	ho ha	hang! (ho hai hang)
<u>2 2</u>	<u>2 1 6</u>	<u>2 3 1 2</u>	<u>1 1</u>	<u>1 2 1</u>	<u>6</u>
Hen-a	hai ho	hai! (hoi ho hai)	Hen-a	ho hai	hang!



2/4

## 開路先鋒

遺作之四

5 | 1.2 3.2 | 1 0.5 | 1.2 3.2 | 1 0 | 56710 | 56710 | 56710 | 56710 | 1 1 | 1 0 |

轟!轟!轟!

0 0 | 1 0 | 5.5 1 | 3 3 1 | 5 - | 5 - | 5135 0 | 5135 0 | 5135 0 | 5135 0 |

哈哈哈哈哈! 轟!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2 2 | 2 0 | 0 0 | 2 0 | 6.6 2 | 55.3 | 5 - | 2 - | 2 2 | 2 0 |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 轟!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5 5 3 0 | 6.6 5.5 | 3 - | 1 2 3 0 | 5.5 3 3 | 2 - | 3.5 3.1 | 2 1 0 | 1.2 3 | 6 6.6 |

不怕你 關山千萬重,(合)不怕你 關山千萬重! 幾千年的化石, 積成了地面的

5 - | 5 - | 2.4 2.7 | 2.5 0 | 1.2 3 | 2.2.2 | 5 - | 3 - | 3 3 | 3 0 |

山 峯!(合)幾千年的化石, 積成了地面的山 峯!

1.2 3.2 | 3 - | 2.2 6.7 | 1 - | 1.2 3.2 | 1 0 1 1 | 1 0 3 | 5 0 6 | 5 3 1 2 3 | 2 2 |

前途沒有路 人類不相通 是誰, 障礙了我們的進路

5 3 2 | 3. 3 | 3 0 3 | 2 1 5 6 7 | 1 1 | 2.2 5 | 1 - | 2.2 2.2 | 3 2 | 3 0 |

障礙重重!(合)是誰, 障礙了我們的進路! 障礙重重! 大家莫嘆『行路難,』

5 3 0 2 | 5 0 2 | 5 0 | 5 1 0 | 5.1 3 | 0 3 2 1 | 3.4 5 5 5 | 6.5 0 | 3 1 2 3 0 | 2 0 |

嘆息, 無用!(合)無用! 我們, 我們要, 要引發地下埋藏的炸藥, 對準了牠 轟!

2 2 | 5 0 6 | 5.5 3 | 2 - | 1.1 1 | 3 - | 3 1 2 3 | 3 - | 5.5 3.2 | 1 - |

(合)轟!轟!轟! 看 橫塌山 崩, 天翻地 動! 炸倒了山 峯, 大路好開工,

5.5 5 1 | 1 - | 3.3 2.2 | 1 - | 5 1 0 | 5.1 3 | 6 6.6 | 5 - | 5 - | 0 2 0 |

挺起了心 胸, 團結不要鬆! 我們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

6 6 2 | 5 5.3 | 5 - | 1 - | 1 1 | 1 0 | 0 0 | 1 0 ||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 轟!

# C 調 畢 業 歌 $\frac{2}{4}$ 遺作之二

(電通聲片“桃李劫”)

1.3 5 0 | 6.5 3 1 | 2 — | 1̇ 1̇ 1̇ | 6.1̇ 6 5 | 3 . 1̇ | 5 — |  
 同 學 們， 大 家 起 來， 擔 負 起 天 下 的 興 亡，  
6 6 0 | 3 2 3 | 6 6 3 | 5 5 0 | 1̇ 1̇ 0 | 1̇ 6 5 | 3.5 1 3 |  
 聽 吧！ 滿 耳 是 大 眾 的 嗟 傷， 看 吧！ 一 年 年 國 土 的  
 2 — | 1̇ . 0 | 1.2 3 4 | 5 6 | 1̇ 0 3 5 | 1̇ 0 | 3.4 5 6 |  
 淪 喪！ 我 們 是 要 選 擇 『戰』 還 是 『降』， 我 們 要 做  
5 6 5 | 3 1 3 | 2 — | 2 0 1 2 | 3 5 3 | 2 3 2 | 1 . 3 |  
 主 人 去 拚 死 在 疆 場， 我 們 不 願 做 奴 隸 而 青 雲  
 2 — | 1 . 0 | 3.4 5 5 5 | 6 . 7 | 1̇ 1̇ 0 | 2̇ 2̇ 1̇ | 6 7 6 |  
 直 上！ 我 們 今 天 是 桃 李 芬 芳， 明 天 是 社 會 的  
 5 5 | 1.2 3 3 3 | 5 6 3 | 2̇ 2 0 | 2̇ 2̇ 1̇ | 2̇ . 1̇ | 6 7 |  
 棟 樑； 我 們 今 天 是 弦 歌 在 一 堂， 明 天 要 掀 起 民 族  
1̇ 1̇ 6 | 5 — | 5 0 | 1̇ 1̇ 0 | 6 6 0 5 | 3 1 5 | 5 0 |  
 自 救 的 巨 浪！ 巨 浪！ 巨 浪！ 不 斷 地 增 漲！  
1.3 5 0 | 6.7 1 0 | 0 1̇ 6 5 | 3 1 1 0 | 0 5 1̇ 1̇ | 2̇ 3 1̇ | 2̇ 1̇ \* ||  
 同 學 們！ 同 學 們！ 快 拿 出 力 量， 擔 負 起 天 下 的 興 亡！

\*『註』：第一遍女聲延長『亡』字，至『不斷地增漲』處漸弱而停，再接唱之。

男聲照拍子複唱第二遍『巨浪』『巨浪』，強而有力。

# 目 錄

蘇耳遺像 (二幀).....	(一)
追悼會留影.....	(二)
蘇耳手蹟 (作曲・日記).....	(三)
遺作之一 (歌曲代表作三支).....	(四)
遺作之二 (日記——留東之部).....	(一)
△傳 記	
蘇耳傳記.....	承 笑 (一)
蘇耳遭難時之情形.....	濱 田 弘 實 (六)
△評 論	
蘇耳論.....	天 虛 (七)
革命歌人.....	皮 雨 (三)

( 1 )

紀念聶耳的意義……………  
關於聶耳……………

林 帶(五)  
維 華(七)

△紀念文

永別了聶耳……………	杜	宣(九)
記 聶 君……………	伊	文(三)
「天才損失年」悼聶耳……………	蒲	風(三五)
致 亡 友……………	新	波(二六)
并非照例……………	柳	岸(三〇)
致 死 者……………	學	書(三)
紀念聶耳……………	洪	干(三)
「毛毛雨」漁光曲和「大路歌」……………	阿	非(三)
致 亡 者……………	洪	濟(四)
憶 聶 耳……………	侯	楓(五)
傷 逝 二 章……………	每	戴(七)
吊聶耳先生……………	楊	壽(四)

仁 爲

孩子聶耳.....何

虧(三)

△詩

悼聶耳.....郭沫

沫

若(四)

海約暴君！.....黃

風(四)

憑弔.....濶

波(四)

眺海憑弔聶耳.....魏

晉(四)

弔聶耳.....焚

蒂(五)

懷聶耳.....林

林(五)

紀念聶耳.....阮

夫(五)

憶聶耳.....紫

秋(五)

悼大眾的詩人聶耳.....丁

克(五)

無言的輓歌.....亞

生(五)

悼聶耳.....駱

生(五)

悼聶耳.....流

冰(五)

紀念聶耳……………秋田雨雀(五)

悼聶耳君……………澁 滋(五)

△編 後……………(五)

△捐款友人名錄……………(六)

△封 面……………新 披(六)

## 聶耳遺著之一——日記

### ——留東之部

一般人知道的聶耳是音樂家，其實用聶耳來代表了音樂家的這個人，他同樣也用了別的名字作代表寫過論文之類。所以要收集他的遺作，絕不是我們這小小的紀念冊的使命。現在，我們將他自到日本那天起，到生命告終的頭一日止的日記，一字不改地全部發表，原因有下面這幾點：

- 1、聶耳是有文學素養的人，讀他的作品，比讀一部狗屁文學家幫閑的所謂幽默小品之類有價值得多。
- 2、只在歌曲裡了解他的朋友，更希望在他的文字裡，生活裡了解他，日記恰好能滿足這要求。
- 3、國內的朋友們，在關心着他在日本的生活的，也可在這裡獲得萬一的慰安。
- 4、他死在日本，我們的紀念冊在日本出版，表現種特色，算是双重紀念。
- 5、屬於一個青年的私生活，在旺盛的青春火焰燃燒中，而又能時時刻刻把握住自己嚴肅的人生，這便是如何成爲一個令我們萬分悼惜矜念的聶耳，而不是一般平凡庸碌的青年的關鍵處。這無異於給我們一個榜樣，一個警惕：

他是在青春氣中嚴肅着自己的。

下面我們一字不改的照抄他的日記。——天虛記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

所謂牛皮生意，經過十五天的準備，居然能在今天告一段落了。

一件多大衣送給洗衣師，他幫了我不少的忙，否則我這幾大件行李，真有些討厭。

到匯山碼頭已經八點鐘，長崎丸的三等艙裡擠滿了中國人。

還是沒有人來送行好，省掉不少的麻煩，好在他們都能諒解我的苦衷，真的一個都沒來。

四個蘇州朋友，那個「勁兒」，有些吃不消！

船開不久，檢查官來了，我有的是文憑，寫々意「派司」了。

四月十六日

下午一時二十分到長崎，登岸吃了中國混沌，五時開船。

四月十七日

下午三時抵神戶，伴蘇州朋友到大阪（乘電車），紅蘭亭的寧波大師父請吃中國飯，夜十時坐快車往東京。

這一夜，睡眠太不舒服，和日本人的談話，頗有趣。

四月十八日

上午八時半抵東京車站，汽車直達張鶴的住所。東亞聽了兩個鐘頭的課。

寫七封信，主題是「牛皮生意」。

四月十九日

東亞報了名，拉四點鐘提琴。



和鶴到大岡山訪孔老、在吳誠格的新居大談其往事、十一時返、自己坐電車回來的。夜市、好便宜的書！  
四月二十一日

和鶴、穀到日比谷赴陸軍戶山學校軍樂隊演奏會、最可值得注意的以「滿洲國」爲題材的行進曲「戴冠式之鐘」、行進曲「蘭花」、和幻想曲「日滿親善」。

短小的「東京市歌」、是東京市歌制定的時候懸賞徵求得來的歌詞（高田耕甫）由山田耕作作曲。

行進曲「戴冠式之鐘」一個神聖而莊重的樂曲、在舉國舉行皇帝戴冠的盛儀時、伴着聖鐘齊鳴。（原註）

行進曲「蘭花」（原缺）。

幻想曲「日滿親善」（原缺）

以上三曲、在作曲技巧以後者爲優秀、但免不了東偷西抄、兩個行進曲頗富於鼓動性、尤其是「蘭花」的主題、是優美而活潑的中國風旋律。其餘幾個西洋曲、指揮者岡田一太缺少氣魄。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銀行取款、走了許多馬路、下午七時半在日比谷公會堂聽新交響樂團的演奏、有 Pianist Arthur Rubinste'n 的獨奏。

指揮 Hidemasa Konoye 還好、樂師共六十餘人、除 1st Solo Violin 是西人外、其餘全是日本人、佩服、佩服！

Cello 獨奏時太糟、Oboe 獨奏也有毛病、由此證明普通一般個人演奏技巧之不行。

四月廿三日

還幾天跑馬路的成績相當不錯，東京市的方向算弄清楚了，昨天和今天跑的地方真不少，沒坐過一次電車。

下午六時，同鶴、毅、看寶塚少女歌劇。東寶劇場的建築確實是一個現代歌劇場的建築法，化一塊參觀一下都值得，莫說還看了四個鐘頭的節目。

四月廿四日

和鶴、毅到新宿第一劇場看松竹少女歌劇，現代的舞踊比寶塚多，也是四個鐘頭節目，有「世界之滿洲國」一劇，用連環電影「東京踊リ」的最後場面頗偉大！

自己的話として、

全日本映畫競映會拾零。

「電影是一設大眾最親密的娛樂，它的影響不但能鼓動國民的精神，而且大有轉移國家文化之勢，這次的舉行「全日本電影競映會」的目的，便是爲着促成商業電影的進步、發達、從側面給與一種刺馬的作用，以完成電影的國策。在另一方面，所謂「大眾的」不單是以他們本身的低俗的興味爲本位，而且藝術的地把握着優秀的內容。在這種意義下，把各影片公司最自信的影片集於一堂，舉行這競映會，對於我國國產電影界的劃期的(?)舉行，起了非常的 Sensation 由各方面的讚辭、證明這是可靠的。」

ナインエンズ——31. June 34.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以前原缺)

今晨在兩個鐘頭以內，看日文書的量，算是打破從到日本後的紀錄，就是在質的方面，量的程度，也似乎

進步多了。

ソ聯的婚姻制度——外交評論

法國樂壇近況——1 法國全作曲家聯合協議整頓放送事業。爲了設備之完整及節目的腐舊。2 音樂批評家和管絃樂的正指揮打官司，告批評家損壞名譽。3 作曲家發明新絃樂器，類似 Viola。

蘇聯戲劇祭——九月一日——十日。——世界知識七月號。

看中國的電影——「改造」雜誌。

王瑩的愛人在上海被捕——日日新聞。

七月七日

近來簡直沒感到記日記的興趣，以前我可算是一個有「日記精神」的人，從今年來，一直沒有連日寫過。這也許是一種損失，然而，在事實上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

不願老生常談，「從今天起，要每日繼續了！」但以後總希望儘可能的每天寫一點，以免事後懊悔的痛苦。

爲了彌補以前的損失，只有用一下統計的法子。

音樂方面

1、五月二日、三日于日比谷公會堂的全日本新人演奏會，主催爲讀賣新聞社，參加學校有日本高等音樂學校、日大藝術科音樂部、東京音樂學校、東洋音樂學校、東京高等音樂學校、中央音樂學校、武藏野音樂學校、大阪音樂學校、神戶女學院音樂部、帝國高等音樂學院。節目分二日奏完。第二夜鶴和穀要去「參觀聽

衆」，在休息時，我的大衣被竊，袋理有皮手套一隻，日華字典一本。在佔位子時我們簡直同聲贊美日本的所謂「民間道德」，誰知道他也不爭氣，馬上便出了這末大的亂子。報告事務室時，才知在這堂々的公會堂裡，同樣盜案，已有過不少登記，算了罷！以後還是少贊美些好！第二天去根究，警視廳的包打聽向我們打了招呼，說正在調查，等有結果時再爲通知。（這天有老侯和吳瓊英，他請我吃了日本食大蝦飯，在銀座散步後上吃茶店，借吳的光才有上二階的資格，否則便是在一階做「單身」。後來上跳舞場，看了半天，兩人都虛僞地說着不一定跳，但是脚底是痒得可以，結果他忍不住了說，「既到這兒，不跳有些難爲情的，買十張兩人分跳罷！」我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於是吳瓊英開始和我們選擇舞女了，真倒楣！顧到面孔的樣子，就顧不到身長的高低，實際上坐着是比較難于勘定。已經跳了四個矮子了，吳希望我抱一個穿和服的跳一次，結果，這最後一員打破了前四員的紀錄。吳看了很感到興趣，于是我大開其講習班，弄得他莫名其妙！「理論到底是理論！」

2、五月十二日午後五時至九段軍人會館舉行的兒童舞蹈會，主催者爲島田兒童舞蹈研究所，門票推銷員是我們的渡邊妙子先生，因爲他太熱心的緣故，使我覺着很有趣而懷疑到那三張票子是人家送給他的，看來也着實可憐，在整個的日本婦女沒有得到解放以前，他們只有用這類方法來弄幾個錢。鶴買的票，結果他犧牲了，爲了藝術聚餐會的不肯退席。節目有二十三個之多，大半爲日本舞蹈和西洋舞蹈，歌曲多係童謠，獨唱者頂大不過十二三歲，頂小的五六歲都有。有的用 Record。最有趣的要算是幼兒舞蹈，他們毫無顧忌地儘管在臺上錯誤，觀衆大笑不已，但他們都極鎮靜。（Dark Change 時家長領入）節目中「支那之手工師」（中國的變戲法者）是用兩個日人所理想的中國怪裝兒童，手執小棍，東跳西跳。最後一場是「櫻花

舞」踊者大小二十餘人登場，也就是島田研究所的全體。島田自己也出來領頭大跳，但在頭上蒙了一塊花布，不給人看出他的真面目。今晚看得太滿意了。

3、五月廿四日午後七時三十分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提琴巨匠 EPREM ZIMBALIST 的提琴和新響的定期演奏，提琴協奏曲有 Mofaut 的 NO. 5. Amazor, 和 Mendelssohn 的 Eminior, 新響管絃樂有 Michael Chniak 的 Overture to the opera Op. 64. "Ruslan and Ludmille" 和 Bedrich Smetana 的交響樂詩 NO. 2. "Moldau" (河名) 遇侯和吳瓊英。我買了一張 Zim 氏的照片，想找他簽字，向一個外國人打聽一下，他說要在散場以後，那時我也沒有這樣的興緻了。

#### 戲劇方面

1、老陶介紹一個朝鮮朋友給我(李相南)，他是日本著名的照相家遠近雄的門生，雖然朝鮮籍，但因在日已八年多，簡直和日本人一樣，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已經是和故友一樣，毫無拘泥地玩着、鬧着，到新橋漕船的時候，我們談到了到滿洲、朝鮮、哈爾濱的旅行計畫，我覺得我的日語有些進步了，以後我應該抓住這一類的經常關係。

本來那晚(五月廿八日罷?)是由老李介紹看新橋演舞場的「胡蝶夫人」的，爲了老陶弄得糊里糊塗，時間也沒拿準，結果空走一遭，正在掃興的當兒，我提議到築地劇場去見識一下，看一看這左翼劇的策源地。恰好這裡正在演着新築地劇團的「坂本龍馬」，我們更高興了，雖然毛々雨下得悶人。快到開場時才有人來賣票，生意異常冷落，警察走來走去。從開場到末尾，沒有給人會感到疲乏的時候，雖然話是簡直聽不懂。劇作者將歷史用新的手法表現出新的意識來，代解答了崇拜英雄偶像之不可棄，以個人力量推翻一種舊統治勢

力、結果新的統治勢力依然連々而生、這非與集體的力量配合起來去鬪爭不可的。這戲裡有着革命的熱情、有着血的奔放、隨時會使爾的情緒緊張起來。

有一天新築地劇團在東亞三樓開演講會、我整站了三四點鐘頭、聽了島田敬一講「日本新劇之活動」、坂本龍馬的導演佐佐木孝丸的「新劇的現狀」、最後是脚本之朗讀、獨幕劇、「取引にあらず」全體演員就在講臺上大讀其臺詞、導演坐在臺房、有時也居然加入動作表演、至于面部表情却是隨時注意到的事。

2、六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半、飛行館、創作座的第七回公演、借老李的光、楷油着的、他帶我參觀後臺及舞臺上的燈光裝置、到底此中國有些道理、他們的燈光管制完全是有組織的、而且事前有充分的豫備、應用時一點也不感吃力、三個獨幕劇「母親」、「築地明石町」、「赤鬼」據說這劇團是重技巧的、在我看來、似乎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出的技巧、也許我們不懂也說不定、內容方面簡直不必提、簡單的三句話便可代表、第一劇者家庭瑣事也。第二劇者日本女人換衣服也。第三劇者買賣式之婚姻也。實在不夠勁兒！

3、四月廿八日晚在一ッ橋、一橋講堂觀「雷雨」公演、導演、吳天、劉汝禮、杜宣、第一二幕還大致不差、第三幕簡直失敗、收場時該是導演負十足責任、演技以瑞茜還比較過得去、老僕近文明戲、常常以裝作的滑稽過多而破壞整個空氣、長子最糟、次子還有那種優勁的個性。第二次預備公演時、突被公使館禁止、說「有傷國體」。

## 電影方面

1、五月十四日東京日日新聞社主催的全日本映畫コンクール在神宮外苑日本青年館舉行、我參加的是夜之部、公映影片有松竹蒲田攝影所出品「若旦那春爛漫」和日活現代劇「裏街之交響樂」、導演和演員都出臺

講演、大有「新女性」猷映之夕的風味。這兩個影片以後者較好，但無內容，無非從美國音樂歌舞片東偷西抄而來，有時完全照抄，甚至劇本的構成也是全部模倣。一元的票價實在有些看不值得。

2、六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到水道橋和老李約會往日活攝影所參觀，認識一新女友，還相當有味，他常找我說話，我不懂時也不辭勞苦地再三解釋，我倒有點心動了。在電車遇我們久候沒來的日本朋友，新宿換車至多摩川，走不遠便到日活，門禁也相當嚴，介紹信送進去半天了才有人來，結果還不是所要我的人，又等了半天，才被招待進去了，看了兩個攝影場，一切並後有什麼特別，等于到藝華去走一遭一樣，職員們的吊二狼當勁兒還是那麼一套。到多摩川遊園漕船，遇灘、褲子浸濕、游泳、脫褲子，他們都笑我了，却連聲地喊着，「大丈夫」（沒關係）在新宿喫茶店和日女友分手，送他一程短路，我和老李上日活攝影所開的支那料理店吃飯，武藏館榨油看「復活」。八點鐘從新宿跳上電車，知道褲子內部還有許多水分，小腹有些不自然。好不容易到了神保町車站，急忙飛入錢湯裏，三十分鐘後，「大丈夫」是也。

其 他

1、五月廿六日 和穀、老李樣到大岡山東京工業大學，參觀時間約三小時，吃午飯後遇吳瓊英，飯後往洗足池散步，沿途和誠格大談政治問題，天氣太熱，脫上衣又被人說「失禮」，真是苦極了！大岡山喝茶，大吃雲南口味，到家正十一時。

2、四月廿七日 和鶴、穀、小高（哀父）遊明治神宮外苑。

3、六月廿日 和鶴、穀、遊井之頭公園——遇日本美人。

4、六月廿七日 和鶴、穀、遊植物園，——追小白兔。

## 特殊事件

- 1、剃胡子，從容自若地把剃刀放下，嘴脣乾淨了。
- 2、早稻田校歌——「這是爾先生歡喜聽的！」忘れならない……二度と三度——。
- 3、「小猫・Mi Mi」ライオン齒磨時。主婦之友有什麼手相、防空預習。
- 4、ヨサン、ヨサン！いらつしやい……！藝術聚餐、第五次會上、中國藝術活動的報告、Violin 獨奏。

第六次會上，歡送張教授，大唱雄壯歌。

詩歌座談、三階、「詩精神」日本語、臺灣朋友、留東新聞之聚餐會記事。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

雖然是短期旅行，收拾起行李來也就討厭，什麼都想拿，什麼都覺得有用，但想到搬行李上下車的麻煩，自己又該發脾氣了，最後決定帶小皮箱一只，布包袱一個 Violin 一具。

旅行期內的日語研究、豫定讀完兩本日語與日語、日本語はじめ第三冊、音樂社會學 Violin Kreutver。

「日本女人的臉色變化和日本的天氣變化一樣」的確不錯！近來我這位房東太太直有些吃不消，假期房租減讓的事，已向他說過三回之多，到現在還沒有明白表示，由他今早的面部表情看來，大概是有一點不高興的樣子，上兩次我還可以忍耐一下子，這回可確實受不了了，要是到晚上再無答覆，決定搬走。

換上新洗來的夏季西裝乘汽車往飛行館赴老李的約會，預備一塊兒去訪林和先生，這是歐陽子倩介紹的戲劇批評家，前幾天問過老李，他說並沒有這樣一個朝鮮人，（其實是我的錯誤，他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等他給他介紹名片看時，想不到他們不但熟識，而且是住在同一ビル裏，對照互相的地址，完全證實了。



飛行館旁邊的小喫茶店裏一坐，叫了一個冷咖啡，半口半口地喝着，時間坐長了總有些不自然，想找點事情做，于是大寫起日記來，客人走光了，再來的也走光了，第二杯咖啡也快要當酒一樣的喝完了，他媽的，還不來！……正寫到這兒，「聶耳樣！」他在外面喊起來了。

林和先生出門去了，要下午四時後才可返東京，我們決定再走一遭，但正在四時以前的空閑中，總得找點事做做，于是和他到有樂座，什麼寫真研究所……等一處一處的辭行，後來到丸ノ內松竹館訪那天在一塊游河水的大坪樣，看了兩個半場日本有聲映畫，一個是「噂の女」的後半場（現代劇），又一個是時代劇的前半場，前者的印象還不錯，後者實在有些看不慣，冗長的歌舞伎座場面，真討厭！

快五點鐘了，再訪林和先生，仍是沒回來，我把自己的名片和介紹名片交給那位頗謙和的事務室職員，請他轉告說我避暑後再來拜訪，記住了！是銀座七丁目，五，三ッ喜ビル三樓的「戲劇改造社」。從海濱回來，第一件要做的大事。

銀座大街上的漂亮姑娘真不少，我不禁地喊着 Wonderful，樂器店買絃線，松坂屋買禮物。

從小公園穿過「早稻田校歌」，似乎有去一遍的必要，——太無趣味了，十五分買賣，空坐半小時便走。

約鶴到樓下吃飯，ヤエコ還是不在，午飯時就沒有看見了，問ノブコ說還是到那邊洋服店去，我會懷疑到他也許改行了。今晚的定食特別好，ヨバサン大有饒行之意，ノブコ也有戀戀不捨之感，可是不能和ヤ說一聲「サヨナラ」實在是一個遺憾，至于ライオン齒磨的理想，不過理想而已。

和鶴散步時大發牢騷，關於日本的留學生生活。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我到日本來的意義。以至于我對華的領導問題，還背出昨天給他的信「……我們目前的幸福將會葬送了將來的生命，要是不作速醒悟的話」。

晚上和房東太太的情勢嚴重化，妙子，也在，弄成僵局。郭樣也明白說過，他仍是不乾脆的說出要多少錢，等我決定預備明天搬走時，他才講出可以打七折，因為今晚我的態度相當硬化，說話也頗厲害，否則他還是「沒有明白爾的意思。」

楊樣正向我報告着今天到房州我房子的經過時，妙子送了兩個水淇淋來，談話不久，他說也許我們以後看不見了，他回故鄉後，十九是不會返東京了，因為母親想念的緣故，寢前他又到我房門外請求我拉一次提琴，意味濃厚。七月八日

鬧鐘上在四點半，結果就醒了，五時出發，ノブコ還沒起，我在「玄關」（大門）聽見「轟樣，」叫了一聲。

乘電車到大門，芝富士館門口前靜候，才五時半，少年（廿一歲）警察來找我閑談，他還問到中日問題的意見，我說我們研究藝術的人是國際主義者，不啻那些國家與國家間的政治糾紛。

七時上汽車，李樣與大坪樣和汽車夫頗談得來，汽車夫的學問頗淵博，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一下，兼有紳士風。

經橫濱時見一吃茶店員，穿着肉感的內衣在門口和一小孩打鬧着，想到人家說：「上橫濱」，「到熱海」這類笑話。

八時半到藤澤，我半天才找到李樣的朋友家，濱田樣，原來也是幹照明的，在飛行館的照明部任職，看這人頗老實，有點夫子氣。

早飯後到江ノ島，只要五分公共汽車費就到，二分門票過長橋便是島，島上風涼的原因是大樹多，除賣土

產及食堂外，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到後面，繞到鳥肚子裏，簡直比什麼地方都有味，海浪洶洶，漁光曲拍外景時的回味，岩洞的深，較無錫，圓通山不知好幾百倍，又坐公共汽車至對山海岸，沿海邊走了不少路，那樣下海，一會功夫便上岸喊肚子痛，這便是不聽我們勸告的緣故，那兒會有剛吃飽飯便洗海水浴的道理？再沿海邊走，過了好幾處有浴場的地方，可是人並不多，可以點綴一下風景的及格者還沒有，也許還不是時候罷。

太疲倦了，在電車裡大打渴睡。到家就快往燒湯入浴，哈哈，運氣真好，簡直是……因爲三人一起去的，不便多看，同時想到「那個」，還是不看爲妙，出來時就簡直沒有了。

一個十五歲的朋友，却比我高。英語發音也還不錯。第一次吃日本名食「生魚」，也算沒出毛病，好像比老金做的生牛肉好吃，橫田的姐姐說明天可以弄好些。

拉了 Violin 給他們聽，講解了中文對聯，他們漸漸對我熟起來了。十時到小朋友家拿被褥，被招待去彈風琴，簡直糟到沒有說處，自己非常着急，想到丟了個幾月的鋼琴練習，將來如何補償？直到睡覺時仍是感着不安。七月九日（水曜日）

六時便醒，昨晚睡得太舒服。

橫田往東京做事去了，他們還睡得很熟，補抄昨日日記。相當感到詩厭，從他們起床到吃早飯，我沒有說上三句話。

等大坪樣到一點半還沒有來，濱田樣又要聽聽我拉 Violin，他不但記得許多提琴曲的名字，就是每曲的作者也頂清楚的背得出，看起來倒是頗像一個懂音樂的人。他有留聲機，唱片中交響樂曲，提琴獨奏，獨唱

等，由此可見日本人一般的音樂程度。

有一張 *Souvenir de Micozow* 是 Elmen 的獨奏，開始的幾小節和絃奏完便接 *Adante*。

午飯後甚疲倦，天氣也熱得可以，我和李樣整裝預備出發海濱浴場，我那黃短褲大帽子的夏裝，差不多年年如此，要是到房州海濱去給吳瓊英們看見，不免又說「洋裡洋氣」。

乘公共汽車（六分）到鶴沼（くげぬま）海濱，這兒的海岸似乎比江ノ島多些，人也不少，花布傘，花布棚的點綴，海岸顯得更美了，江ノ島孤立海中比從鎌倉看到的江ノ島秀麗得多。

肚子裡好像還十分飽滿，我提議多休息一會再下水，李樣受了昨天的教訓，今天也不那麼性急了。我在一個比較人少的地方，坐下換上游泳衣，第一次嘗到日本的海水。

跳了幾個浪便往人多的地方去散步，兜了一個大圈，沒有一個人不經過我的檢閱，並無什麼收穫。

一個半裸體在我們附近的花布棚前面脫游泳衣，僅僅用一塊毛巾遮着重要部分，我分不出是男是女？要說是女的罷，胸部全然沒有，還不及我的大，年紀末也有十七八歲的光景，要說是男的罷，頭髮却完全是女人的梳法，有點像吳瓊英沒剪短時那麼長。爲了解釋這疑問，我就快走到更遠一點的地方，——使他們不注意到我是在看他們——看過仔細。阿，簡直是女人，雖然他的毛巾仍安全地圍着，時時用一支手捏住毛巾的接頭，但從他的表情看來，決不是一個男人樣。他想將脫下的游泳衣拿到海水裏襦襦，但是只有一隻手，結果他慌々張々地走下來了，僅着了一下海水使急忙走上去，隨時注意着恐怕給人看見，就是走到了棚裡，他仍是緊緊地遮着，我想，總有解放的時候，仍是靜候着，跳着浪。不錯，這 *Tong Sho* 十分清楚（小鏡頭）。

郊外散步，和李樣大談戀愛觀，他過去曾戀愛過三個日本女子，但是現在已經完了，他主張不結婚，也想

到歐美去遊歷。

大坪樣到七點半才來，昨晚住在橫濱，爲了朋友的約會而誤了我們的時候，今晚就回東京。

大喝啤酒，五香花生是下酒菜，到八點多鐘才吃晚飯。

李樣向橫姐們報告今天的經過，說到我是一個十分有趣味的人，說我穿着一件女游泳衣處參觀，結果是別人來參觀我，我當時否認我的游泳衣決不是女的，我會經穿了三個夏天了，在上海並沒有誰笑過我，雖然我不斷的辯護着，他們總是大笑不已，那比我高的小朋友笑得最起勁。後來我說：「我才不相信瞧的着罷！明天我穿到海濱去，並且要喊着『御覽なさい！』（請看！）大家又笑了。其實我老早已經懷疑過這件游泳衣，但從來沒有人笑過我，因此也就放心了，再想一想宅的來歷，當然也是可能的，在上海似乎着實不大注意，在這兒可兩樣了，明天決定另外買一件新的。

送大坪先生到車站，散步到藝妓住所附近，什麼花樣也看不見，還是和普通的人家一樣，門口好像是多一盞燈。

今晚天氣突然冷起來，回家快十一點了，床舖蚊帳已全部弄好，阿！到底是日本的婦女。

七月十日（水曜日）

鳥叫聲，隣居小孩們的嬉笑聲，鐘搖聲，他們兩人熟睡的鼾聲……多麼寂靜的鄉村約！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會到這樣美的地方來安閑地住着，更沒想到會和日本人弄得這樣親切，居然住人家，吃人家。

天氣不大好，有點寒意，也沒有到海濱的興趣，在家繡地圖，決定到有名的溫泉（別府）一遊，在這幾天內，也許會到箱根，熱海去一回，到了這裡還不去這兩處名所，真是太不值得了，現在只等新協劇團的回

信，然後再定。

大概他們都是晚吃飯的習慣罷，今天又是到一點多鐘才吃午飯，是橫田樣弄的加力飯，我太客氣了，肚子還有一半沒飽。

散步到東海，經過了一個學校，健美的女性（？）——不過比都市女子肉色黑些，在打着藍球，他們都十分注意我的大帽子。

一個大神社，頗像公園，裡面有一株大樹，和黑龍潭的松柏差不多，幽靜處也有黑龍潭的意味。（黑龍潭係雲南一名勝——虛註）

到小朋友家，他正在用功，預備學期考試，我們不願進去打擾他，但是那位女主人（不知是他娘還是他的什麼人？）無論如何要招待一下，只在門口坐坐，糖菓，菓子露也弄出來。一會地震起來，小朋友奔來奔去，我倒一點也不在乎，很快也就停止了。

洗熱湯，沒有什麼。

晚飯後正在研究英日會話對照的時候，外面有帶頭馬的一樣的鈴聲響起來，第一次知道「號外」的到來。「靜岡地方的大地震！市內起火災！房屋倒壞多數！」原來就是剛才的事（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我們所感到的不過微震而已。

橫田姐弟們漸漸對我感到趣味了，無論如何要我唱歌、跳舞，後來居然做起跳舞教授來，大教其 *Waltz*，橫田和李樣却也是想誠心學一學，「一、二、三！一、二、三！」陳夢庚的教授法原本搬出來，留聲機也開起來了。

晚上頗冷，十時睡覺。

七月十一日(木曜日)

窗外小孩們的歌聲把甜夢驚醒，橫姐還未出被，拿朝報一看，地震消息佔着大的篇幅，接着叮嚀當郎地，「號外」又來了，滿幅都是地震的照片，真有些可慘可怖！

天氣似乎比昨天還要冷。飯後便攤着看看書，和李樣讀 Little woman 的英日對照劇本，因為天氣不好的緣故，什麼地方也不想去。

在附近鄉下散步，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有遊公園的感覺，到處都有大樹、小山，走過一些精緻曲折的小路，進了神秘的森林，我真說不出是到了一個什麼美境？

風呂，十三四歲和十歲左右的在這裡和他們的一塊洗，樣子也十分美，這樣已經足矣。

七月十二日

我已決定今天到箱根熱海去，坐十點五十分的車，四十五分才從家里動身，在半途一看鐘，有的已經過了十一點了，有的已是五十五分，眼看着沒有希望追到，中止了。

當然坐下一次車，橫田樣和我到松崎豐（小朋友是也）家，要他給我畫一個案內，弄了半天，我感到麻煩了，天又快要下雨，我索性不高興去了。

松樣有三四個同學和我們一塊到家里來，聽我拉了提琴，他們都向我表示歡迎，那種可愛的樣兒，真有說不出的羨慕，全是十五六歲的孩子！

橫田樣、李樣、松樣，我們四個人到海濱散步，（鶴沼，公共汽車六分）因為天氣不好的緣故，不預備下水，看々打魚的，在沙地上走走，誰都是無精打來的樣子，在藤澤下了公共汽車已飛着小雨，到家後在席子上一

臥，感覺到今天太無味了。

正掃地時，進來一位帶眼鏡、穿洋服的少女，手里提着包敷，好像是從東京來的樣子，在沒有人介紹以前我是好像沒有看見他樣，後來自己要求李樣給介紹，原來他是橫姐同事，是從東京來的。

他提了包敷進我們睡的房间，關門時特別關照小孩子絕對不要開門，那剛和他滾在地下打架的小孩子，仍是頂頑皮地向他笑着，他又再三叮囑着：「絕對不能開的約！」那頑皮的小孩子已爬到窗子上去，仍是喜々哈哈地模倣着他剛才談話的動作。

過一會，他已換上一身粉藍大花的和服出來，背上背的大印也是相當考究而且漂亮的，這時看起他來，似乎比剛才美得多了。眼睛雖然小小的，但有着他特別的美，日本婦女的美。他常々露着笑容，眼睛只是兩條小線，談話的腔調，大有映畫對白的意味，那種溫柔處，可說是代表的日本女性。

晚上電燈線壞了，三個人（李樣、他、我）圍着一隻小洋燭談話，別有一種風味，他和李樣也好像有過些「往事」，他們常有涵意深沈的談話。

修電燈者來，我們三人出去散步，已經九點多鐘了，他們還有趣緻想到江の島去，我當然同意，買了三張票（每張十分），走過來時伊居然從袋里掏出十分錢來還我，我拒絕了，他說了一聲「すみません」，阿！這是日本人的特徵！

從岩本樓別館的大石橋走過，看見橋下有許多 Boat，大家同不約而叫起來「ボート，ボート！」不等我們到碼頭，那租船者便把漿送到船上，拉着船邊恭候着我們，李樣漕船，我坐船尾，他坐當中。

從江の島那邊去，長橋上的遊人已經是稀少了，江の島神社的鼓聲隱々地可以聽見，我們的船快到海邊時，



便不敢先進去，回過來往小河里進去。

人是那麼靜，水是那麼平，要是搖槳停止了，只有虫叫聲和自己的呼吸聲，簡直寂靜得可怖，兩邊的密林陰森々地，前面泊着幾隻小船，……（他們叫着到海邊去，簡直寫不下去了！）

從海邊走到鵠沼海濱浴場，路上沒有遇着一個人，民謠、蛇叫、阿！想不到竟是到藤澤來最有趣的一天。在鵠沼等電車時已十一點半鐘了。

七月十三日

昨天太疲倦的緣故，睡到八點才起來。まるやま樣剛起來的樣兒，要是給我們的張鶴博士看見，一定會大增分數。他穿着睡衣，拖着草鞋，在院子里玩弄着樹葉，他那沒有帶上眼鏡的眼睛，似乎比較大了些二樣，當他笑起來的時候，兩排白牙齒了出來，兩隻眼睛又是成爲兩條細線。

早飯後，大家都很高興的收拾着東西預備到海濱浴場去，只有李樣却悶々不樂的打着不去的主意，因爲他的「夢三妹，幻しい三妹」，今天下午兩點鐘要由東京到此。

我們對他過度的開玩笑，他實在沒有法子拒絕，只得要求我們容許他在兩點鐘的時候回來。

李樣、まるやま樣、豐樣、他的小弟々、橫姐、一行六人，到海濱時，人已經多極了，因爲是星期天，而且又是好天氣的緣故，簡直是熱鬧得可以稱爲「鵠沼銀座」了。

到處都是十五六歲的小女孩，爾要是和他們笑々の話，他們無有不同樣給爾笑一笑的，尤其在跳浪的時候，好像特別要爾注意他的動作似的，有時撒倖跳過一個大浪，他馬上回頭來看一看爾，給與一個驕傲的微笑，有時連跳一個小浪都會跌了一交時，他蒙着臉含羞的大笑起來了。

雖然有着看不完的少女的乳峰，但是真正有乳峰美的却没有幾個。大部分都是「低」和「小」，據今天的檢閱結果，及格的只有二三人。

兩點鐘時大家都上岸了，(まるやま様沒下水) 李樣第一個先換好衣服，本來在先講明一塊回去的，但等我們換好時，他已逃走了。

小孩和豐樣溜冰(陸上)去了，我和兩位女士上了公共汽車，一會兒小孩哭々喊々の在車外叫起來了，知道他並沒有和豐樣在一塊，我我們半天沒找到。

車開了，まるやま様問說，「轟樣！昨晚！這里，是麼？」原來是到了昨晚我們摸黑路聽見蛇叫的地方，我說「對了，我們從這里過去就找到火車站了。」

回家一看玄關裏並沒有客人的鞋子，李樣在裏面叫着，「客人沒來約！」我們都替他惋惜。

四點半才吃中飯，客人仍是沒來，李樣坐臥不安，一會兒出去了，一會兒又回來了，一會兒把剛洗來的衣服穿上了，一會兒又脫下了。看着真有趣，結果半天不見他回來。(兩位女士們也和友人早出去了)

拉琴的時間相當長，橫田樣約到外面散步，又走了一些好地方，這時正是日落時候，滿天佈着美麗的雲霞，像這樣的鄉村生活是很久沒過了。

所有的人回家了，提琴、留聲機、英日會話、笑話、跳舞，突然熱鬧起來，在十分鐘內和李樣學會了一個朝鮮民謠，他們都稱讚着「旨い！旨い！」其實這是再簡單沒有的工作了。當まるやま様放着 *Cosca II* 的 *Cercade* 的時候，大家都肅靜了，使我憶起過去對 *Violin* 最努力的時候，也是 *Romantic* 生活最充實的時候。

晚飯後、已經九點鐘了。雖然是十四的月亮，實在已經够美了，李、橫姐、まるやま樣、我們四個人照樣到昨晚的舊地、和昨晚所不同的是有月亮、有風浪、多一個人、船大一點。

航程較昨晚遠多了，小河的曲折處也比昨晚來得多而且更有詩意。何況有那麼明的月亮，每個人的面龐都清晰的看出。

江の島橋上的紅綠燈增多了，原來今夜是神祭的本祭。

到車站已十一點，等二十七分開的車，我已打盹了。車來，まるやま打我打得相當重。可是，到了電車上還沒醒透，要不是他和我談那麼許多話，我真有本事在電車上大睡其覺。

真寫意！回家時床已舖好了，鑽進帳子便睡。

七月十四日

雖然是一個鄉下的中學生，甚至於普通婦女，他們都能談出幾個音樂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老實說，他們能分別某個 *Serenade* 是某人作的，某個歌謠是某國的民謠，而我有時候却沒有他們清楚。他們音樂水準會比我們中國高，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只看他們每天新聞紙上的音樂消息阿，播音節目阿，觸目便是音樂家的名字和作品的番號，要是有無線電和留聲機的更是容易記住了，何況無線電和留聲機是比中國普及，而一般人對唱片的選擇水準也不是那麼低，根本他們日常所聽到的已不是低級的東西了。（這是針對中國來說的。譬如在上海日常所聽到的播音節目是些什麼？）

我看看橫田的日常生活倒很有趣，早上很晚起來，飯後便睡，海水浴也不去，只是散々步，看看書，……他們所謂養病，我覺得這樣恐怕會把病養出來，夏天不洗海水浴而睡覺，不論什末病都不見得適宜罷！

天氣很好，十二點多鐘才預備到海濱。

約了豐樣、橫田也一塊去，但並不下水。

天氣熱極了、海邊的人比昨天禮拜還多。有一個小學校來旅行，男女學生約百餘人，由教師一組一組的帶到海里去，好像一群小水鴨一樣的，口笛一響，于哩哇喇地又擠上岸來，阿！那群母鴨，頂大的不會過十六歲的樣子，然而，有幾個小富士山峰已經相當可觀了，可惜機會不多，他們很早便換衣服回去了。

今天的跳浪運動比較進步了，下水三次，日光浴三次，皮膚晒得通紅。

上午十點鐘吃了兩小碗早飯，到家已五點鐘，橫田各自睡着看書，毫無預備吃飯的動靜，這次算是真感到肚子餓得痛苦了。早上不要吃的生桃子也拿來吃了，可惜只有一個。李樣看出我的餓態，他向我：「爾要是肚子餓的話，可不必客氣，出去吃點罷！我們是大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全是些吃飯不依照時間的胃病鬼，我假客氣之後，急忙整裝出發，在車站附近吃了一個カレーライス，好像沒有多少效用，又到一家再吃一個ミルクとパン（牛乳和麵包）。

慢慢在街上溜々，買了一册便宜的現代語辭典，路上遇橫姐，救了我的迷途，浴湯也可以找到了。

皮膚簡直痛得如針刺一樣，我仍是和熱湯抵抗，等出盆時，已是紅得發紫，後來用毛巾摩擦，實在有些受不了。

本來預定明天動身的，爲了李樣要等大坪自東京的來信，只得多延一天，後天清早出發，遊熱海、箱根、夜車到京都。也許橫田姊妹也會同遊熱海。

真正的日記是記出每天自己的心里的變化，加以分析和批判，再，當日國際政治情形的記載也是非常必要

的。至於把每日所做的事，正面的記出來，這是再無味沒有了。

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衝突，到現在是最尖銳化的時候了，墨索里尼架着自己的愛機從羅馬出發監視和鼓勵遠征的軍隊，而另一方面，黑人備戰之忙，也足以給黑衫黨一個很大的威脅，如我們在新聞影片所看到的「阿比西尼亞軍隊出征」那些黑人，忙々碌々地擡着大炮，擦着槍，不要看不起這些黑人，他們倒有這勇氣和所謂法西斯大國來幹一下。再看一看地圖，阿國的國土，差不多快要用劉別謙的導演手法了，——顯微鏡。同時在美洲的幾十萬黑人也在吼起來了。

下雨，在家睡覺，看書，收拾好行李，決定明日出發。

橫田姐回來，他已請了兩天假陪我們玩，在先我不大明瞭這種情形，還是堅持明天走，後來一想，在人情上實在有些過不去，於是決定多延一天。

讀一本日本對照的「英文作文」，興趣非常濃厚，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文法參考書，上面所選的日譯，英的例題，全是各學校試驗得滿點的答案，我重新感到讀書的樂趣了。

一時高興，想跟李棣到朝鮮玩一轉，十月一日以前到他的家鄉，十月一日到京城，他去做新建劇場的燈光主任。後來仔細考慮一下，似乎也得不到什麼東西，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去空走一遭實在有些不值得。還是早些返到東京，實現「音樂技術修養」與「第二計劃」。快快找到先生，鋼琴繼續練起來，和聲學開始學習起來，這樣便宜的生活費，學費，不加工努力等幾時？

第一「三月計劃」算是在月前實現了。按照目前說日本話的程度，已是超過預料之外，自己向自己喝一杯罷！

第二「三月計劃」是「培養讀書能力」同時加緊「音樂技術的修養」，直到離日的時候。

從明天起，是第二計劃的開始，雖然是在暑假旅行中，讀書的時間，有的是！提琴的練習也決不會發生任何阻礙，尤其是到房州海邊時，「以多練習提琴少說話爲要！」溫習 Kuyler and Mazzi。

附 第三「三月計劃」，翻譯試作，作曲（唱歌・樂劇）

第四「三月計劃」除繼續第三外，便是俄文學習，整理作品，歐遊準備。

（註）一切在日音樂，電影，戲劇，活動，訪友，參觀等是從第二開始時開始。

七月十六日

今日爲第一「三月計劃」期滿之日，將過去三月工作逐一檢討，大概得下面的結論：

1、日語會話和看書能力的確是進步了。

2、樂樂方面 因聽和看的機會多便忽略了自己技術的修養。三個月來沒有摸過一下鋼琴，實在是莫大損失。

3、提琴練習時間比離國前那一向多，這倒是好現象，但始終是不夠，沒有先生又是主要原因。

4、沒有作曲（？）的原因是「欺人欺自己」的自覺。「爾爲什麼到日本來？」

5、中文程度的重新清算，有相當效果。

明天開始新計劃，隨時不忘的是「讀書！」「拉琴！」

十六日日本又檢舉共黨，他們過去和中國發生聯繫，現在是通過美國而和國際黨發生關係，——今日朝日

新聞有着很詳的記載。

(假使我們的藝人不被海水吞噬了去，十六日以後，接着該是他更光芒的生活記錄阿！)

### 聶耳遺作一瞥

- (一) 飢寒交迫之歌(未發表)、(二) 開鑛歌(影片、母性之光)中、(三) 雪花飛(唱片)、(四) 賣報歌(唱片)、(五) 賣報之聲(唱片)、(六) 傷兵歌(未發表)、(七) 小野貓(唱片)、(八) 靜夜(未發表)、(九) 雪(未發表)、(一〇) 打磚歌(舞臺劇、揚子江暴風雨中)、(一一) 打棒歌(同上)、(一二) 苦力歌(同上)、(一三) 碼頭工人歌(同上)、(一四) 畢業歌(影片桃李劫·中)、(一五) 開路先鋒、(一六) 大路歌(影片·大路中)、(一七) 飛花歌(一八) 牧羊女(影片·飛花村中)、(一九) 打長江(未發表)、(二〇) 採菱歌(未發表)、(二一) 逃亡曲、(二二) 塞外曲(影片·逃亡中)、(二三) 春回之曲、(二四) 慰勞歌、(二五) 再會龍南洋、(二六) 梅娘曲(舞臺劇·回春之曲中)、(二七) 回聲歌、(二八) 天天歌、(二九) 一天十二點鐘、(三〇) 四不歌、(三一) 奴隸的起來、(三二) 新的女性(影片·新女性中)、(三三) 鐵蹄下的歌女(影片·風雲女兒中)、(三四) 義勇車進行曲(同上)

# ▲傳記

## 聶耳傳記

承箕

聶耳先生是雲南玉溪縣人，原名聶守信號紫藝，聶耳是進聯華後用的名字。他父親是醫生，爲發展業務，掣了母親和兩個哥哥把醫館搬到省會昆明，聶耳是到了昆明後才生的。然而，不幸在他年紀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死了，家計全靠母親一人行醫教書維持，並供給他們兄弟讀書。他也進了省立第一師範的附屬小學，高等畢業，升入一師的初級部，後又繼續升入高級部外國語組。聶先生入一師是民國十四年，那時雲南是在軍閥唐繼堯的統治下，唐懷着侵略的野望，幾次出兵佔領隣省，弄得雲南省內經濟破產，遍地是匪，民衆痛苦不堪，都抱着反抗的心理，尤其學生中間，更是秘密的傳播着新的思想，公開的領導各種社會活動，這種民衆反抗的怒潮，到了民十五北伐進展時，高漲到極點，促成了雲南民十六二月六日的政變，摧毀了唐繼堯的統治。聶先生這一時期，是一師學生會的重要負責人，同時也是秘密組織中的中堅分子。他生性喜歡戲劇音樂，所以公開的活動和演劇音樂會等，工作很有表現，他的名字爲當時的學生羣所熟知。

因爲雲南青年見了國內革命的勝利，都想向外發展，恰好在民國十七年，十六軍去雲南招學生軍，聶先生就去報名參加，他們被送到了湖南的郴州，那時正是冬天，他們過的是小兵生活，苦痛萬狀，到了幾天，遇着一個在十六軍當營長的同鄉，那同鄉對他說：爾們被招來並不是來受教育當軍官，幾天後就要編隊去做砲灰，聶先生這時很懊悔，但是如果私逃，被拿着就沒有性命，後來是那同鄉替他設法，化裝逃出，並且叫他去當營部的司書，他的公文辦得很好，被上級



官賞識，送他到軍官團受訓練，幾個月後，軍官團奉命併入廣州燕塘軍校，由湖南到廣州，聶先生決心不再幹軍隊生活，就脫離了軍官團，在廣州過了一久困苦日子，後來考進了歐陽予倩主持的戲劇研究所，那是廣東省政府出錢辦的，全部是公費。

聶先生的家庭聽得他已到廣州，就寫信叫他回家，寄了路費給他，同時聶先生見戲劇研究所裡做的是改良廣東舊戲的工作，覺得沒有意思，所以便又回到雲南，繼續在一師高級部讀書，民十九年畢業後，他又離開雲南，到了上海，初在一同鄉的小商店做事，報酬很少，這時他替雲南一家影院在上海租了幾部影片，得了一百元的酬勞，他才遂了宿願，買了一個提琴幾本樂譜和一個樂譜架。不久，那小商店倒閉，聶先生失了業，他看到黎錦暉的明月歌舞社在報上招生的廣告，就去投考，被錄取了，搬進了歌舞社，每天很勤苦的練習提琴，進步得很快，不到一年就追上了先進去的人，正式做了琴師，隨着歌舞社到各地公演。

聶先生是一個思想很前進的青年，他對於黎錦暉的只想用女人的大腿和靡之之音去號召觀眾的主義，是十分不滿的，他幾次勸黎氏轉變方向，並且竭力主張到國外去表演，尤其是到蘇聯，去接收一些新的東西，黎氏不能接受他的意見，他便脫離了明月，到北平去，那時是民國廿二年，他在北平時，被北平音專聘去當了一些時的教授，那時北平正當事變後民氣高漲的時候，聶先生曾經參加過當時的新劇運動。由北平回到上海，他進聯華第一廠服務，請了一個俄國人教提琴和作曲，對於音樂很猛進的學習，在聯華不到一年，被百代公司請去組織國樂團，脫離了聯華。這時他開始作了幾個合奏曲和唱歌，被百代收了唱片。那時國內電影界正是有聲片擡頭的時

候，有聲片裡面又少不了音樂，尤其是「漁光曲」博得了小市民層的歡迎以後，電影界都感到聲片和音樂的重要性，於是曾經給國片關過新途徑的聯華公司，也進行着購買攝聲片的機械，同時派人來同聶先生商量，要他到聯華去負責音樂的工作，他提出一個條件說，到聯華是可以，但除了做聯華的事外，他還要拿餘暇去幫助別的公司，聯華答應了，於是他又進了聯華二廠，同時藝華公司和新開的電通公司的音樂方面的工作，他也負着大半的責任，他這時每天只有五六時的睡眠，除了工作外，還學習提琴，他的先生又介紹他進法租界工部局的樂隊，使他有機會接觸音樂家，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聶先生的成就真不是偶然，完全是一點一滴的血汗苦來的結果。

聶先生在聯華最初的工作，就是「漁光曲」配音，以後繼續着「大路」「新女性」等片的配音，同時譜了「大路」「閉路先鋒」「新女性歌」等曲譜，這時又替藝華的「飛花村」「逃亡」「電通的」「桃李劫」「風雲兒女」等片作曲並且指導配音。他又替舞臺劇「揚子江暴風雨」和「回春之曲」譜了「碼頭工人」「慰勞歌」等歌。

自從「大路」「逃亡」「桃李劫」等片出了後，「大路歌」「逃亡曲」「畢業歌」等歌，馬上風行全國，因了它的音節的緊張，給與大眾一個很強烈的刺激，一時聶耳之名，也傳遍了各地，但聶先生並不以此自滿，他還抱着了雄心，想擺脫了職務，在音樂上再求深造，替中國的樂壇建立一個新的系統，於是他離了聯華，離了祖國，用他這幾年辛苦積得的錢到日本來，他的目的是要到歐洲，爲了日本的音樂是採取了西洋的精華和日本固有的結合而產生的新的東西，戲劇的演出技術上也比中國進步，所以聶先生便決定在赴歐以前，先來日本住一年，他定下了三個三月計劃，第一三

月計劃是學日語會話，因了他對語學有特別的秉賦，這個計劃不到三月就完成，第二第三計劃，是考察日本的音樂戲劇電影和作留歐的準備，不幸第一三月計劃完結要開始第二計劃的七月十七日那天午後兩點鐘，他因游泳而淹死在神奈川縣的鵠沼海岸。

聶先生到鵠沼去，是爲了七月下旬日本新協劇團要到京都大阪公演，有個朋友約他去幫忙，他們二人在劇團之先出發，想在沿途遊歷，到了神奈川縣的籐澤町，住在一個日本朋友家裡，每天都去鵠沼海岸游泳，不料竟因此致死，他死後，由他的好友張鶴君經理了所有後事，屍體就在當地火葬，遺骨也由張鶴君送回中國，上海藝術界知道他死，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會，並且希望把他的遺骨葬在上海，現在正在徵求他的家庭的同意。

聶先生之死，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悲悼，東京的藝術界除爲他舉行過追悼會外還出紀念冊來紀念他，究竟他有什麼成績而能博得人們對他這樣追思呢，以我個人所見，大致有下述幾點：

第一聶先生最大的功績是爲中國音樂界闢出了一條新的途徑。我們知道，中國樂壇，一向只有學院派和黎錦暉派，學院派是提倡西洋的正統音樂，在他們領導下的音樂學校，學的都是古典的曲譜，黎錦暉所用以號召的又都是靡之音的淫詞艷曲，古典的東西大眾不易接受，淫靡的東西却麻醉了大眾的意識，使大眾忘了現實，可以說都是不合中國現代需要的東西，聶先生作的曲都是替民族叫出解放的呼聲，他的音律是雄渾，他的聲調很多是從大眾中間學來，這是替中國音樂界闢出一條新路，是真正的創造出了大眾需要的東西。

第二聶先生在使電影戲劇詩歌等和音樂連繫，使他們發生密切的關係的這一工作中，是第一個人努力的人，中國初有有聲電影時，裡面常夾進去大段的京戲，後來進步些的也不過插進支把歌，有些則直接拿廣東音樂的唱片配進去就完事。中國電影有很好的音樂效果實在是由聶先生進聯華後的「漁光曲」開始，至於戲劇詩歌和音樂的連繫，大家都知道合作得最久而最有成績的，就是聶耳田漢兩先生。

第三聶先生的辛勤的努力，是值得我們推崇的。他沒有進過音樂學校，但他對樂理的認識和在音樂上的成就是遠超過了進過音樂學校的人，他的成就完全是他短々的一生中辛勤的結晶，據他說，初到上海時，典當了衣服去聽金巴李司特的提琴演奏的事有過，每天晚上站在華懋飯店的餐廳外偷聽裡面的音樂的事也有過，作「大路」等歌時，除平時在工人中體驗和消化了他們的意識外，每天去馬路上碼頭上觀察工人的生活，學習他們的聲調的事也有過，這不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模範嗎？並且他在上海電影界那樣污濁的環境裡，不被他們同化，思想還一天比一天的堅實，在音樂界已經有了地位而他還要出國再求深造，這種精神真值得我們佩服，假如每一個有為的青年都能像聶先生這樣不怕艱難困苦的努力，我相信每人都不至於會毫無成就，我們知道了聶先生的事跡後，每人都應當以此自勉。

二四·九·十五於東京

## 聶耳遭難時之情形

濱田實弘

昭和十年（民國廿四年）七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半左右，聶君，李君，家姐，厚（我九歲的外甥）一同到鵝沼海岸去洗海水浴。到的時候，是兩點鐘左右。李君獨自先下海，聶君等着家姐換衣服，三人隨後一同下海。

那天，風浪很大，有很多人和小學生們，也在那裡游泳，因此各人都沒有特別關照。

在海裡，李君是單獨一人，聶君則在水深齊胸的地方獨自跳浪遊着。同時，家姐是在水淺的地方，招呼着厚一同泳着。

約有一個多鐘頭，家姐和厚一同上岸來，就遇到李君，說預備在先回去，要尋聶君打個招呼，尋聶君不見，那時相遇在一起的李君也說，下海後，一回也沒有見到他。於是李君到海裡，家姐在岸上尋。（時三時半多）直到四點半都沒有尋得，便連忙通知監視所，分頭在海岸一帶尋覓。我接到報告，到海岸去的時候，已是六時左右，潮已經漲上了，仍未發見其踪影。其後李君听當地人們說，要到辻堂，茅ヶ崎那一帶去尋，仍無下落（註——直到如今，在鵝沼海岸溺死的人，常在離那場所一里內外的茅ヶ崎撈上來的。）夜晚江之島方面也去尋過。但是，此刻除了專待明早潮退再尋外，別無他法了。十一點鐘左右，只得回家。次日早上，也仍然尋不着。回家時，可巧接到警察報告說，死體已經打撈上來，我就忙到那裡去看。

聶君的死體，是普通一般的溺死人樣子，不難看，也沒有吃着水，僅只從口裡流着少許血，

頭也出少許血，據檢驗的醫生說是窒息死。

把死體撈上來的那個地方，是在遊泳地西南約三十米（九丈）的海底，拱成溝條的樣子。

對死體處置，因事關外國人的事，我們不敢作主去做。由警察廳方面去和貴國領事館交涉，以聶君未曾登過記而絕口不承認收領屍體，因此，只好等着翼君的來，（翼君係李君與聶君共同朋友，時在東京）商議善後的處置。一面洗了死體，把穿上洋服，裝入棺裡交警察收去。

此後的一切，貴下和翼君都盡知了。

（本文係聶耳君住居其家之濱田實弘所寫的報告，由張鶴君譯出——編者）

## ▲ 評 論

### 聶 耳 論

### 天 虛

翻開中國新興音樂史，首先一頁上大大地書着：聶耳！

人們見到這名字，是會嘆息的，因為它代表着一個在短々二十四年生涯中，便結束了無限前途底天才！他方始創造了新興音樂的內容和形式的雛形，便悄然地把建豎的重擔完全撇給他以後的承繼者們了，這是永恒彌補不了的遺憾！

社會在歷史底決定下，遽急變革的目前，舊的潰滅，而新的繼之生長。舊的因有它可誇的既往，垂死之前，誓必作一度掙扎，企圖挽救這必然的厄運。

當一個社會制度演變到它不能維持現狀時，當飢餓繼續着死亡，在地球上旋風似的進行着的

此刻，這現象是以極慘酷的面像，愈更顯明的展開在我們眼前。

反映在經濟，政治上的的是這樣，反映在文化藝術上的，也仍然是這樣。

亞殖民地底中國，凡關於藝術的，文化的各個部門，也被御用了，劊子手們怎樣強姦着大衆，盡忠他底洋主子！門下所豢養着的武士們是不必說了，聰明底策士們，又怎樣搖尾乞憐，翻腸掏肚的效忠盡孝，造謠中傷，作卑劣無耻的狂吠，掩護着麻醉大衆，使大衆不能正視現實的行爲出現，以輔助武士們的槍刀之不足，圖多延他們主子，以及他們本身彌留的時光！然而，事實是不能爲他們所掩蔽，殺費苦心的種々機智，僅僅是表現了自己本身的惶恐，暴露自己更真實的猙惡面目和卑鄙而已！

我們試就把屬於藝術部門之一的音樂拿來談一談吧：

① 由蕭友梅領導下的所謂學院派一夥——陳歌辛之流小卒亦屬此類——，在爲藝術而藝術底臭招牌下，發賣着他們底藝術萬應藥膏，在如何討好主人歡心的原則下，以最忠實的姿態出現在樂壇。事實上，這萬應膏的力量是太薄弱的，連少爺小姐們的花柳病也醫不好，充其量也只能「禁止吐痰」和小花臉似的跟着吶喊一下「新生活運動」而已。

② 一方面，黎錦暉家領導下的「毛毛雨派」（姑名之曰毛毛雨派——虛），更在那萬惡之策源地的上海，增加着萬惡的原素。上海三百萬人，除了幾萬洋主子和他們很少的幫手的「高等華人」外，兩百九十幾萬竟是在飢餓和過度勞苦的死亡線下掙扎，而黎氏會怎樣地效忠主子，來個「一場春夢」之類，巧妙地叫大衆去曲解自身的苦痛。而「妹々我愛爾」，「桃花江是美人窩」以下的幾百支淫調，

又是利用了怎樣淺薄的小市民趣味，作用底地，使「海狗鞭」「壯陽劑」減少了不少生意，或拉了不少顧客，這是有口即碑，無庸待言的了。雖則有些遺老們，以衛道底精神出而反對，也蒙「官家」同意，明文禁止，但除了相反地作了他的義務宣傳外，並無任何的效果。

在靡々之音的浪調，用了低級下流底內容，迎合着一般下流的市民心理，由都會到農村，大學堂の後補姨太太到天眞無邪的幼稚園小孩子們。使沉緘於色慾，衰疲於色慾的紳士濶少們，怎樣興奮起自己的性感；很小的女孩子們，也知道怎樣準備把自己供給紳士少爺們洩慾，這些，無疑的，對於這方面生活最爲充實的黎錦暉，在他種々卑劣聰明的手腕下，是順利地進行着，很忠實地盡了麻醉任務，而達到了目的的極度！

然而，適應時代底需要，社會條件，毫不遲疑地把「碼頭工人歌」「打磚歌」（洋子江暴風雨劇中插曲）……等，以着嶄新的形式和內容，剛健活潑的搬上了樂壇！而馬上便爲大家所歡迎和接受了。在這些歌曲收成唱片以後，廣流起來，給予「黎」「蕭」們寶座以有力的襲擊，也給了一般大眾素來的疑問以切實的答復；同時，被社會注入過靈魂底革命音樂家聶耳這名字，是被認作傑出的劃時代的人材，爲大眾所認識和期望。

「漁光曲」似着傷感的，較新鮮的調子，迎合了一般市民以後，音樂電影的聯繫，開始緊密起來；跟着電影音樂合流的巨浪，幾乎就由聶耳一人，奔走呼號的掀起來。然而，聶耳是深々的明白：藝術不是給有閒者享樂的東西，也不是迎合了一般市民便算盡了它的任務了！音樂也和別的藝術一樣，要組織羣衆，領導羣衆！他踏了漁光曲一步便躍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和從來底天才不會辜負人們的期望一樣，在聶耳覺得了他本身存在的意義時，是怎樣的加鞭了自己！不久以後，「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進行曲」……等等，一貫的發展下來，我們覺得是由單純的情感，而進展到繁複；由粗燥以至細膩。不良的原素被淘汰着；剛健，明潔的優點，是保持下來，而且發展着。一個比一個尖銳，一個比一個有力的調子，像他一天天的進步樣，一天天地流行起來，由都會到鄉村，大學堂到幼稚園，終於代替了蕭索，而確立了新興音樂的基礎，打開新興音樂的途徑。

大眾盲目地，把毒醃當水喝，但一到真實的貨色來了，他們便馬上明白，什末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那末，黎蕭的曲子，爲什末被唾棄，唱着的人，自己都覺得可恥，一般地以所唱的歌曲作對象來決定其本人的行爲人格。另一方面，聶耳的曲子得到大眾熱烈的歡迎，自非偶然。

斬釘截鐵的音節，豪壯的氣氛，是聶耳所作的每個調子的特長，也可說是天才吧！利用這特長，以音樂的藝術手腕，表現了工人苦力的日常生活，痛苦，悲哀和歡喜，忿懣和希望。氣氛是雄渾的，魄力是壯大的，這樣的配合，是每一首集體合唱和獨唱的歌曲裡，都明白的昭示給我們。

當我參加了百代公司新聲會的唱片試驗，第一次聽到了大路歌，畢業歌這些嶄新的，廻乎一向耳邊噙嚶靡々的調子時，對於中國音樂的前途，抱了無限樂觀。在興奮中，曾寫了一篇新聲會試驗後的感想，用虹子這名字，在中華日報「動向」上發表了，特別提出畢業歌這適合於一般智識分子的一曲來，後得了不少反响，而這唱片在各地，甚至上海會賣絕了一個時期這事實，也給了

新興音樂一個有力的興奮。

聶耳正在向前邁進的途中，聶耳正在被大眾殷望的時候，忽然一聲噩耗，說大浪把他的生涯結束了，這悲痛，如像爆炸炸裂了我們的心！然而，他的生前知友，愛好他的人衆們，知道接受這不幸，不當是以悲傷來開始，以悲傷來結束。而是怎樣的來接受他所遺給我們的擔子，和怎樣的來紀念這位有力於人們的天才！

這樣，必然的招致一些「義士」們的不平——也可說是眼紅吧——就着還可以報功領賞，於是嘈々地大吠了一通，如陳歌辛無恥之流，什麼聶耳沒有吃着知識之果啊，等々，企圖誣蔑聶耳對人生的貢獻，抹殺他的勳功！和整個新興樂壇的建立。

我們不否認聶耳所作的歌曲，技巧上的還沒有達到成功，但我們試由碼頭工人歌至畢業歌進行曲，這短短階段的飛速進展，給我們樂壇一個怎樣有力的啓示！毫無疑義地，新興音樂，是和其它部門一樣，由誕生，不斷的進步，以至於健全！

在如今，沒有第二個音樂努力者，像聶耳那樣的能把握現實，製作現實的歌曲的人，那末，「獨擋一面的二代藝人」，聶耳是當之無愧！

據說，聶耳在他們家鄉，就不斷地參加着社會活動，既後又過過兵士生活，店員生活，流浪生活；而在上海又曾參加過工人活動，因此，能在工人生活中，作了深刻的體驗之後，才創造出嶄新的歌曲來，才能給以大衆欣然接受。

那末，我們可以說明，聶耳與陳歌辛之流，雖同處一個世紀，甚至一個地方，實際上，相去

何止天壤！當然，聶耳永遠永遠——假如他活着的話，恐怕到老也得不到陳歌辛之流所吃的「智識之果」的！

聶耳短短的二十四年生涯的努力，除戲劇，電影以及其它參加社會活動的種々功績我們不提外，顯然的，新興樂壇，是由他一手來奠定了根基！音樂電影戲劇合流巨浪的掀起，無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

我們紀念聶耳，是應該怎樣的來接受他遺給我們的教訓？一方面，我們真誠的音樂努力者，更應該怎樣地把自己緊張起來，繼續向他開闢了的新的途徑邁進，把更有力更健全的音樂，提供給大眾！把靡々之音等，完全掃蕩！只有爲生者努力，才是安慰死者的至上禮物！我們紀念聶耳，就要緊緊的把握着這莊嚴的意義！

一九三五，七月於保田，十月十九日改於中野

## 革命歌人 皮雨

未可限量的聶耳，不幸於七月十七日溺死於神奈川的鵠沼海岸，惡耗傳來，全中國的被壓搾者，無疑地將致其最悲痛哀悼之忱！

聶耳之名，在×國主義者所扶植物高等華人中是不見經傳的，有則是被擯斥排除之列，唯其如此，全中國的被壓搾者才同情他，愛戴他，追悼他。

聶耳亦尚未爲中國大眾所熟識，然在這必然要來到的偉大地實際行動中，中國大眾即可認識他的生平，景仰他的奮鬥，感戴他成就的勳績。

聶耳家境清貧，由於他只讀過官費性質的師範學校不能中途輟學，而淪爲那最黑暗專制的雇傭軍隊的兵士之往事是可以推想得到的。

在一九二六年，他只十五歲(?)的時候，便離開了偏僻的雲南，飄泊到曾是革命發祥地的廣州。這時，全中國正澎湃着空前的革命浪潮。

中國內受封建勢力的重重壓迫，外遭列強×國主義者的種種剝削，工商凋蔽，農村破產，天災人禍，交相煎迫，被壓搾者的中國大眾，已瀕於極度不能活命的境地，在客觀上需要反對×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及其階層，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及勞苦大眾的解放。

聶耳是出身於身受其苦的階層，又曾親身體驗過那由工農轉化，而痛苦最深的士兵生活。在革命根據地的廣州，他頂受過先進的革命思潮的洗禮，由於實踐與理論的統一，所以他能反映工農大眾的需要及其呼聲於他的歌曲。

他富於音樂的秉賦，在師範學校肄業時，並曾給予相當的研習。其後又進一步學習了關於音樂方面的學識。但他不同流合污，他深深認識代表黎錦暉這一系的毛毛雨，桃花江，以至於漁光曲只是少數特權者的享樂品，減少大眾爭鬪性的麻醉劑，因此，他排棄其哀怨，軟弱，頹廢，荒淫的低級意識，而創作爲雄偉，奮發，悲壯，有力的如開路先鋒，大路，進行曲這一類足以發聾振啞的歌曲。

在×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勢力交織籠罩着的中國樂曲界，他的確可以說是一個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大膽的新興作曲家。他現在還沒超過廿四歲，若稍假以天年，他此後的造詣與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他不僅是新興的革命作曲家，進而考察其思想的體系，我們更將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

『不怕……幾千年的化石結成地面上的山峰』——幾千年來封建制度的層層壓迫；  
『不怕鐵滾重如山』——列強×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重重束縛；

他這樣極明確地指出了障礙中國『進路』的當前敵人；更於『大路』中說明了肩負這個反對×國主義與打倒封建勢力的責任的，不是高軍肥馬的高等華人，而是『流血汗』的勞苦大眾，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要怎樣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呢？他於『開路先鋒』與『大路』兩歌中，更批判地指出了悲觀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以及一切合法主義者的徒自『嘆息』的『無用』，而在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假』，只有勞苦大眾的『大家一齊努力上前』，『團結不要鬆』，『引發地下埋藏的炸藥對準它轟』  
『……』的直接行動。

不幸『壯志未成身先死』，尤其不幸的，是他不死於生前所致力的解放運動的戰場或統治者的槍刀之下，而竟意外地死於那不值一死的海潮！

聶耳是冤死了，他那未完成的艱鉅的任務已分擔在我們未死者的肩上了。在中華民族整個陷

於極危殆的現階段，我們深知追念他已不只是悲傷流淚的時候，而應該是我們的頭顱與熱血！

『我爲大衆哭歌人』，然而，爲追念這革命的歌人，我們只有加緊那必然要來到的偉大地實際行動。

## 紀念聶耳的意義

林 蒂

聶耳是死了！

一個體格強健年紀正當廿四歲的有爲青年，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誰也沒有料到，如今他却死在這島國之邦，跟着凶湧的「巨浪」永遠在人間消逝了；——這遺恨在我們是永遠沒有法子得到彌補的。

有人說，爲什麼聶耳不死在轟々烈々の砲火之下呢？——這似乎才顯得他的偉大呀！是的，我們也得問々聶耳爲什麼不殉在砲火的進攻下呢？但是聶耳的出國，似乎也並沒有一般公子哥兒的那麼寫意吧！一個不容於祖國的人，他是抱着對他所從事的藝術，遠渡重洋來再求深造的。

不管有多少人爲難着聶耳，有多少人妒嫉着他的天才，而咒他的大衆化的歌曲爲「下流」，可是聶耳的偉大就在這裡，聶耳是大衆的呼號者，他的名字將被寫在新的歷史的序幕上。

他貢獻給我們的實在是够多的了，他的死我們是感覺着十二萬分的悲痛！

但是紀念聶耳的真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一個在生活中苦鬥過來的人，在這狂飈席捲着的時代，聶耳是充分的應用了自己。即就是在新興的樂壇上，他以不斷的努力，繼續的奮鬥，而終於開闢了一條康莊的「大路」，建起了牢固的根基，這一個不可比擬的功勳——把這時代的花冠配合在聶耳的身上，沒有一點感覺到不適當的。

聶耳尙沒有在樂壇上出現以前，中國的樂壇上所表現出來的是什麼現象。黎錦暉等的一妹「我愛爾」，「毛毛雨」，及「桃花江」的靡々之音的亡國調到處充斥着；這些肉感的音調，麻醉着一般群眾，作爲一般少爺小姐們求愛的獻詞，都是作者黎錦暉先生，在玩够了他年青的太太後，譜出來的荒淫猥褻的歌詞，——這出現在現時代的樂壇上，是極端的無聊而可恥，是歪曲着現實而企圖麻醉一般群眾。

等到聶耳一出現後，在一種真偽藝術的對照下，彼輩就不免顯露出尾巴來了。聶耳是挾着群眾的怒吼在時代的舞臺上出現的。他所以可貴，所以偉大，就因爲他的藝術是屬於大眾的，正視着現實，暴露它，毀滅它；是大眾在推動歷史鐵輪勇猛邁進的「前進曲」。他唱出大眾的不幸，他歌頌着大眾的偉力，他歌唱着大眾在不合理的社會中無辜的死亡。他的出現，正是一個在前夜中報曉的喇叭手，——我們時代的喇叭手！他的豪壯雄渾的歌曲，在每一個角落被大眾歌唱着，激起了大眾的熱血，震醒了被麻醉着的民衆的腦筋。靡々之音的亡國調是被掃蕩了，永遠的排定了它們的命運。

一個劃時代的作曲家，他對時代所負的使命，是這樣的重大呵！一個在頹廢下去的樂壇，素來在文化部門內比什麼都落後的樂壇，而在這樣短促的期間，却飛馳的進步了，這是由他負起時

代付與的使命完成的。即是有一班小狗如陳歌辛之流還要用漫罵來誣蔑，也不能損傷他於絲毫。  
聶耳獨個人撐持着新興樂壇的基柱，他高舉着一團的火把，這火把永遠的閃耀着，照着聶耳的後輩者的前進。

如今聶耳是死了，然而我們看到的却是聶耳的新生。聶耳曾一度培育過的新興樂壇，是並不會爲了他個人的死，而就塌臺的，陳歌辛之流的沒落者們，僅能在這之前，作死的跳舞而已。

不管陳歌辛，黎錦暉等輩，在聶耳死後將準備着怎樣的活動，怎樣的再麻醉着群眾，這都祇是空想的吧；這些彈着靡々之音的亡國調，把人生當爲好玩的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們，時代的巨輪是會不容情地把他們碾得粉碎的！

實際上聶耳雖然是死了，可是他所開闢出來的「大路」，終究是牢固而沒有受到一毫厘的損傷。憑着這一條「大路」，又迫於時代的需要，死了一個「聶耳」，我們是要產生出無數的「聶耳」來的。看在聶耳所給與我們的這一點意義上，我們應該要怎樣的努力，把聶耳尙未完工的「大路」築完。

一九三五，十，廿八日夜

## 關於聶耳

維華

少年的天才音樂家聶耳君死了，這不僅是中國音樂界的損失，而且是全中國大眾的損失！  
在現階段的亂動的中國，反映在文化上更明顯地分開兩條洪流：一方面越是頹廢的淫靡的，



另一方面則愈是鬪爭的，前進的。同其他底藝術分野上的文藝與戲劇等一樣，在音樂的領域中也示出了這兩個不同的傾向，這後面的一個新的傾向，聶耳君和他的歌曲無愧地可以作為代表了。

然而，過去在中國的藝術領域裡面，音樂不能不算是最貧弱的一個部門，它幾乎被舊的肉麻的歌曲佔領着，變為某種人拿來麻醉大眾的有毒的東西！可是相應着大眾在藝術上運動的開展，舊的歌曲無疑地是為他們所唾棄，而要求新的有益的東西給他們歌唱！針對着這兩個情勢，且有着深刻的認識的聶耳君，便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樂壇上，開中國新的歌曲的前路，同時又以堅決的精神和舊的作戰！這一艱苦的工作他完全擔負起了！並且在創作上他把握住現實，以鬪爭的生活為題材，寫出了為大眾所歡喜唱的雄壯的歌曲，從「大路歌」，「開路先鋒」，「進行曲」等歌，就可以得到了確實的證明。這些優秀的歌曲，不特掃蕩了中國樂壇上的沉悶的空氣，同時也給無恥的歌手們以有力的打擊！

雖然在樂壇上已有了驚人底成績的聶耳君，但在懷着遠大的志願的他決不會因此滿足的，相反地，為了充實自己的力量，為了中國新的音樂的前途，他要跑來日本鍛練他的武器！可是來到日本不久，却因游泳而溺死了！他不死於殘酷的鬪爭中，而被海水完了他的英才和寶貴的生命，這不免令人悲傷，但在偉大的現實的面前感傷是無用的！新的音樂家繼續着他的精神努力地去掃除舊的東西，創造出新的歌曲吧！

聶耳君雖是死去了，但他的雄壯的歌曲已傳佈了工廠和農村的大眾中，有了這珍貴的成績，且還有許多的少壯的音樂家繼續着他的足跡！完成他未了的工作！

# ▲紀念文

## 永別了聶耳

杜 宣

記得是一個初夏的晚上，煥平來我家商量藝術界聚餐會下次開會的程序，每次我們都覺得開會時關於音樂方面的總沒法顧到，所以這次我特別提出這問題來，但意外地，煥平立刻告訴我說：「現在有個專門研究音樂的朋友來了，是『大路歌』的作者，叫做聶耳。」我听了這消息，真是莫名的高興，我一再的囑咐煥平一定設法把他請來，煥平也很興奮，因為我們的陣營裡又突來了一枝生力軍，臨走時在他瘦削的臉上，仍滯留着一道紅光。

在開會的這天，煥平來得特別遲，差不多人都把會場擠滿了，他還不見來，因為時間已過，沒法再等下去，我只得把簽名簿翻開來看，結果大失所望，姓聶的倒有一個，但是叫做聶守信，不是聶耳。（這時我還不知道守信即是聶耳）這姓聶的也許就是他吧？在失望中勉強的想出這一線希望來安慰自己。於是我向大家報告：「今天本來有一位名音樂家聶耳先生來參加我們的會，但不知道來了沒有？」當我剛說完這句話，底下却站起了一個穿黑西服的壯健的漢子（聶耳！那時我做夢也想不到那就是爾。）自己介紹說就是聶耳，這時全場會場的空氣頓嚴肅起來了，每個人都以驚訝的眼光投在他的臉上，直到他以兩個多鐘頭的時間來檢討中國樂壇以後，我們立刻覺到他不但是一個進步的音樂家，還是一個大演說家，一個社會運動者。

以後我們常常見面，在談話中我知道了他是一個勇敢而刻苦並抱負了偉大企圖的青年，於是我敬愛他。

接着是夏天了，我們都打算到北條避暑去，他還答應在海濱教我們彈其泰。恰巧那時適逢日本的新協劇團正要到大阪去公演，有朋友約他，他打算跟去，一方面去看他們的演劇，附帶還可以去旅行，他這樣決定後，我們於是就分道而別。

在海邊我們很熱鬧，大家到了那兒都似乎不願讀書，天天在海灘上打鬧，聶耳，這時成們總是談到爾，都希望爾能快點來，爲濟他還把其泰帶到海邊來了，專在等爾教呢。但是誰也料不到，爾竟在鵝沼海岸淹死了，這消息起初使我們驚訝得不敢相信，然而後來天虛他曾親眼看見爾血跡模糊的面孔，他曾親手把爾浮腫的屍體燒成一包灰白的骨灰，這怎能使我們不相信是真實呢！啊！天！難道就這樣結束了這健壯的青年，就這樣輕輕的完結了這青年武士的一切嗎？至今仍使我有點迷茫。

爾的死，帶給了我們無限的淒涼，海邊的空氣也就似乎浮上了一層寂寞，當我們大家聚會的時候，每個人都好像少了點什麼似的，總提不起勁兒來，啊，聶耳，當我每天到海邊的時候，我看到這一片藍黑的怪物，還在張着那血腥的巨嘴，吐出像獠牙似的浪花，這是多麼難看的一副吃人的怪相啊！我不禁的有點忿恨。

聶耳，當我一想到爾的死，尤其是爾那臨死前的一刹那，我便會感到非常們難過，我雖然沒有瀕死時的經驗，我雖然沒有面對過死，但我想得到爾在爾臨死前的片刻，只要當爾自己意識到爾是要死了，爾的一切都要熄滅了的時候，爾該是多麼的在悔恨自己的孟浪，那時爾內心的苦痛，也不是我們能想像得出來的。

當這黑夜中正在戰取着天明的現在，一個英勇的鬪士，是多麼值得珍惜的呵！正因為一個人的損失，也就是全人類的損失，爲了要完成全人類給我們偉大的使命，我們該特別珍重自己；而聶耳，爾正在這尖銳的時候，竟因疏忽而致死了，在爾自己固然是抱恨終天，但在後死的我們也感到無涯的悵惘了。

聶耳，在今日追悼爾的時候，我沒有什麼來安慰爾這屈死的靈魂，我們只有跳進這現實的洪爐裡，去攫取我們最後的勝利。魂兮有知，當含笑於九泉吧？

一九三五，十一月一日午夜，於東京。

## 記 聶 君 伊 文

聶耳君之死，不是一個普通人的死；他是背負着我們千萬個被壓迫者對於新興音樂的希望而溺入東太平洋的一角死了。他的死，是象徵我們東方樂壇的一線新的曙光的隱晦，是我們東方——尤其是中國勞苦大眾的損失！一想起他的死，只要是了解他的偉大的人們，都不禁愴然欲泣！

對於生前的他，我是早有所聞，不過最先了解他的偉大的還是黃浦江邊的工人吧！他們老早在唱着他的歌，受着他的歌辭的鼓舞的。我呢，和他相識，還是今年春在東京的事。想起來是怪有趣味的。那是在一個排演話劇的小會場，一位朋友介紹他來替我們矯正北平話的發音，就在這個機會，我就發覺了他對於演劇的有經驗，有見解，尤其是句語發音的有節奏。第二次是在中國

留學生藝術界聚餐會上，我便深之感到了他對於現在中國音樂界的正確見解和他的才能。在當時，他一連報告了兩個鐘頭關於中國音樂界的分析與批評，最後還唱了他的傑作『大路歌』，『開路先鋒』，『進行曲』，等幾首名歌給我們听，他那激蕩的洪亮的歌聲和那帶有煽動性的歌辭與節奏，啊！真把全場五六十人吸住了，誰也沒有發出別的聲音，只有每人的心房在突動，血流在加緊奔跑。從此我們都說，聶耳之來，賦與我們一個新的活躍的生命。

此後，我們便和他得了一個意識上的溝通，無論在戲劇會音樂籌備會……都是熱烈地談話，做事。

暑假來了，我們到房州去避暑，同住的有整十個朋友，學音樂，繪畫，文學……的都有。雖然所學不同，但大家都一致期待着聶耳早來房州，和我們一道唱歌和學習音樂。他早就答應我們同來房州，不過因為他要參加日本新協劇團到京都大阪去旅行公演，所以說要到七月二十日左右才能够回到房州來。於是我們都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着在廣大的海濱高歌那雄壯的『大路歌』與『進行曲』！

事變常是突如其來的！七月十八日，從朋友的信息裏，從「朝日新聞」的消息裏，證實了我們期待着的聶耳君子十七日下午在神奈川縣的鶴沼海水浴場溺死了！這一個晴空霹靂似的不幸消息，不獨使我們一班朋友們失望，就是遙在數千里外的千萬中國大眾也必定感到無限的傷心吧！

爲了這，我們在房州館山海岸舉行了一次追悼會，在小小的中華青年會的禮堂裏，竟出席了

一百多個中國青年，輓聯及散文詩歌等竟掛滿了禮堂的週圍，來賓的憤慨激昂的演講，紀念聶君作品的合唱歌聲，把會場充滿了一種莊嚴悲壯的空氣。追悼會的規模雖不很大，但從這集會中，從聶君的死，我們認識了聶君的偉大，認識了新興音樂的革命性，更認識了中國民族在世界革命的一定階段上的偉大意義，這，這就够使我們高興滿足了！

在追悼會中全場通過籌備出版聶君紀念冊，當場募捐出版費五六十元（實收約四十餘元），這就是現在這本紀念冊印刷費之一部。當時來賓們的熱情便可想見。

回到東京之後，本想再發起一次在東京的追悼會，但因爲種々困難，結果沒有實現，這是我們認爲萬分遺憾的事！但我們想，聶君的生存及他的死亡，都有他的偉大的時代意義，他的偉大，他的功績，在中國的千萬勞苦大眾的腦子裏是永遠不被忘記的，紀念形式之或多或少却沒有多大的關係吧！

前面已經說過，聶耳對現在中國音樂界會有正確的分析與批評，據他的意見，中國樂壇可以分成三個陣營。一個是代表中國的封建意識的保守的音樂家羣，受政府豢養的學院派，如國立音樂院的蕭友梅等便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的工作，是死命製作古典的歌曲，供政府及一些學校採用，後來看見「毛毛兩」派之活躍和新興音樂的擡頭，他們便發覺了自己與民衆相距太遠，爲了取得在大衆間的地位，他們也曾作了許多如「吐痰歌」，「新生活歌」之類的半新不舊的歌曲，然而因爲他們意識的落後，作品內容的枯燥，結果除供政府御用之外，一點也得不着大眾的歡迎，他們的前途便和他們的作品一樣，沒有政府的豢養便不能存在！

(2) 第二便是所謂「毛毛雨」派的黎錦暉等。黎錦暉的作品如「毛毛雨」、「妹々我愛爾」……等會風行一時，然而這些所謂「靡々之音」的歌曲，雖然取得資產階級及小市民層的一時歌頌，但因與封建意識相抵觸而遭政府禁止及爲大眾所唾棄，「經」漁光曲」出現後便失了大眾的同情，一天天走到牛角尖去了。現在，黎錦暉他們雖還在死命製作「哥哥妹妹」的東西，然而街頭巷角已沒有誰唱他們的歌了。這是證明了代表沒落資產階級意識的音樂已失了時代的意義，當然要讓別的來取而代之！

(3) 第三是「漁光曲」在電影中出現後，中國大眾的音樂傾向便明顯地轉變了。「吐痰歌」、「毛毛雨」的歌唱者都覺至歌曲是他們的呼聲，有要求更能代表他們的情感，「漁光曲」便適應他們的一部分的願望而熱烈地受到歡迎。「漁光曲」雖然替大眾訴出一部分的苦痛，但它是悲觀的，微弱的，不能給他們以滿足，于是更前進，更有力的歌曲便應大眾的需要而出現，自「碼頭工人歌」、「逃亡」……等電影歌曲的異軍突起，中國樂壇的新傾向具體地現了出來。現在，中國新興樂壇是天天在轉變，在躍進，借着革命的大眾向最新的境域前進！這一方面的代表者是誰？聶君雖然沒有指出，但無疑的，在中國，不，在東方的新興樂壇的代表作曲家便是這位年青的，對現社會有充分的認識，對革命有滿腔熱情的聶君自己！

聶君能以最深刻的眼光去分析批評中國現在的樂壇，能從極貧困的生活裏鍛鍊出成熟的音樂技巧，能站在最前線去領導中國的新興樂壇，啊，他的死，誰能說不是東方樂壇的一線曙光的隱晦，不是中國勞苦大眾的損失呢？

不過，他所代表的新興音樂是不死的，它在不斷地向前躍進，第二，第三，第……：無數的比聶君更偉大的革命音樂家會誕生在今日或是明天！

——一九三五，十，三十，于東京——

## 「天才損失年」悼聶耳

蒲 風

六月二日，在東京中華青年會館內舉行的第五次藝術界聚餐會場上，聶耳先生的關於中國音樂界的報告，引起了整個會場的興趣。雖然，他的報告，足足過了兩個鐘頭，而且，那時大家都在半餓中。他的口音是那麼清晰的，對於抓住聽衆的關心方面，他又是那麼樣的機警。尤其是說到中國新興音樂界方面，他一方平擊靡靡之音的黎錦暉，一方又力說「漁光曲」之不足爲做，是「孟姜女尋夫」的舊調子的發展。同時，他更歌唱出來，指摘出雷同處，給我們以事實上的證明。後來，說到他自己的作曲，最先就提起了「中國詩歌會」主編出版的「新詩歌」旬刊上的「碼頭工人歌」，使我心裡感到興奮的躍跳，想着：「原來，這就是我們的「碼頭工人歌」的作曲家呵！」接着，他還說起了「開路先鋒」「大路歌」等曲作。

繼着長長的演詞的，那是以上所述諸曲的歌唱。每一曲都在聽衆的熱烈鼓掌下完結，而「大路歌」和「碼頭工人歌」裡頭的作工時候的音節，更使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聚餐的時間中，我跟他作了一個聯絡。我說：「此後，我們詩歌界應該多多和音樂界合作」。



同時，我要求他參加我們的詩歌座談會。當我的要求得到滿意的答覆後，他說：『在上海時就要找尋「中國詩歌會」，只是忙……』

六月十六日，聶耳同志非常早的就出現在我們的座談會上。連我們指定的屆時去他寓裡，同他一道前來的朋友，也後了一腳。那一天，中心的題目是關於抒情詩。因為抒情詩跟音樂有密切關係，他於發表意見後，動議了下次應該研究的題目，「詩歌與音樂的關係」，這動議，馬上得到了大家的贊同。

這一次的會場上，他唱一些民間的情歌。而一次二次應我們的要求而唱的是「碼頭工人歌」。那時有兩個日本朋友，經過了小小的解釋後，也聽得興緻勃然。

正因為有日人在，有一次，日本通的通譯還沒有翻譯出來的話倒是來日僅有兩月的他先翻譯出來了。在大家的驚奇下，我感到他那種可敬佩的天才。

座談會是由下午四點起一直延到十點。在散會前，他更唱了「進行曲」，使我們在朦朧的燈光下，耳朵裡仍留着『……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的壯音。

後來，是炎夏了。當我又一次看見他時，我問他是否也到房州去。他的答覆是：『遲一點會來，現在還有點事。』不久我到了房州，朋友們為我傳來的他的消息是。打算登富士高山，已離開了東京。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朋友們告訴我以驚人的消息，說是本日的報上，有聶耳先生的在相州溺死的消息。接到報紙一看，姓名年齡是絲毫不差，只有住址被披露出的是中華民國青年會。

可是，儘管報紙上是那樣的披露着，我們心裡都還是不敢相信。我們的意見是：爲什麼那麼一個活潑潑的廿四歲的天才音樂家會這麼快的死去？

但是，天，昨天，東京傳來的消息，說他的屍身已經化灰！

屍身已經化灰，我們有的是沉痛！沉痛！我想起了他自己編譜製歌的「畢業歌」，我歌唱：

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去戰死在疆場，

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

可是，聶耳同志，我們那裡去我爾來「弦歌在一堂」呢，如今！不錯，我們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不錯，這「巨浪！巨浪！不斷地增漲！」但是，我哭爾悄悄地便損身於海上！爾，爲什麼不再跟我們同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一位朋友說，田漢在牢中聽到了阮玲玉的死訊時，執筆而揮「天才損失年」五字。現在，要是田漢猶康健在牢中，應悲歎不幸這一句話又得到了應驗吧！

天才損失年，一個天才的音樂界的明星，在島國損落了！損落了！唉………

一九三五，七，廿二日於房州

# 致亡友

## 新波

門前的浪濤一陣陣地澎湃，澎湃，像直潑入我的心坎裡，千萬把利刃似的宰割着啊！朋友！永別了，無情的浪濤把爾捲去，這人間爾是悠遠地隔開了！

死——人生的歸結，這是誰也免不了的，用不着什麼恐懼和悲嘆；可是在這火血交融的時代裡，不毀滅于敵人的槍彈下，而靜靜地沉沒在波濤之中，任何人也當含恨于千秋！假如玄學者說，有所謂「靈魂」，那麼爾的靈魂一定淒鳴于顛盪的綠波，淒鳴于渺茫的天際！

仲夏之風那麼溫和地拂迎，月明星疎的夜半，我從夢中醒轉過來，側耳細細地聽着，聽着大自然中的動靜，——風打着波濤的嘶叫，這嘶叫像是爾那雄渾的喉聲，又像夾雜着無限哀怨的悲鳴！我迷惘住了；爾那魁梧的身影像在我眼前閃過，我急急披衣起來，——啊！朦朧，只看見一片朦朧的夜色呢！

心裡的情感不禁向眼眶外湧出了，我並不是單單地爲爾個人而悲慟，而是感到正在披荊斬棘中的大眾裡，爾，一員堅苦卓絕的勇敢的鬪士呵！又復損失了！

荒淫，糜爛，這亡國之晉正充滿在老大的國土上，掃除，掃除，掃除那妖魔鬼怪，爾雖然未能全數的去淨盡，然而爾那雄渾的「巨浪」，「巨浪」之聲，已給他們一個巨大的威嚇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爾是如何地爲着「救自己」向大眾作悲壯的怒號，怒號起千

萬顆熱血騰沸的心啊！

爾，自己是懷着滿腔無限的熱望罷！然而大眾，輾轉于飢餓流離中的大眾，也祈望落下一個偉大的，光明的心願呢！而爾竟靜悄悄地去了，去了，恍如天上殞落一顆燦爛的明星。

壯志未泯，「命運」？所謂「命運」是把這樣的告終了！沒法的，朋友！安靜點吧！安靜點吧！鋒火鐵蹄下的國土中，洪水橫流的國土中，旱魃虐施的國土中，敲榨，毒刑，殘殺，人吃人的國土中；每一塊石子都在咆哮！每一根野草都染着血腥！一條死亡的鐵索縛在無數勞苦的兄弟底身上，敲斷——生存的掙扎永遠地不會中絕的。朋友！爾雖然去了，但假如爾仍然能够聽着時——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

這歌聲，這雄渾而有力的歌聲，我們，不僅是我們，千萬的大眾是繼續地唱着，永遠地唱着！

雖然是這樣了。

浪濤老是那麼澎湃呢！我呆望：雲山千里，何處弔英靈啊！

一九三五，七，廿三于太平洋之濱

## 并非照例

柳岸

(爲革命作曲家聶耳紀念集而寫)

以一般情形說，一個名流偉人去世了，照例開一個追悼會，印一本紀念刊，這最是通行不過了，可是他——聶耳——既不是名流又不是偉人，而我們這樣熱烈地去追悼他，這樣真摯地去紀念他，也許含着更高的意義吧。

不錯，他不是名流偉人，然而他這樣努力譜寫革命的歌詞貢獻給社會，使整個陷入「桃花江」「毛毛雨」的萎靡不振的樂壇轉變了，跑向了反映階級的中國社會的前進曲的路程。這比之專門研究×國主義的和統治階級的文化來麻醉民衆的名流們，和一面盡忠服務於×國主義者一面剝削民衆和屠殺民衆的偉人們。那麼，他的人格，學問，服務社會和奮鬥精神……很明白的清楚的表現於我們面前。從這一點，我們這樣熱烈真摯的紀念他，和一般用敷衍形式來追悼名流偉人，是絕不相同的。

聶耳，他是一個作曲家，是一般人知道的，同時，他也是一個革命家，我們試唱着他的遺作「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進行曲」……都可以見到。假如他沒有革命家那種前進的精神，沒有革命家的世界觀，那末，現中國的社會的動向，現實的題材，他絕不能把握着，而創作出他的前進的革命的歌詞。我們這次之所以追悼他紀念他，是把他的遺作重新給以評價，

是舉行接受他遺產的敬禮，使一般人知道他的歌詞含着革命的意義，含着現中國的社會的動向。了解他的世界觀，藝術觀，使得某一個黑暗角落里都有着他的歌聲，每隊革命的隊伍中都唱着他的歌詞。從這也許看出我們的意義。

敬愛的朋友們，不要在天才損失年痛悼這位客死異國的正在發展天才的少壯的他，這樣是徒然的，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繼續他的未完成的任務，負擔超歷史的使命，還要記住這次追悼他和紀念他的意義呢！

一九三五，十，二九，東京

## 致 死 者

陳學書

當我聽到爾永離人間，而長眠了的消息的時候，我懷疑我們是在夢境抑還是在人間呢？我呆了，不，不，身體健康，像鐵一般健康的爾啊，怎會悄然地獨自離我等而去了呢？

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唉，「聶耳真死了」這些消息，給我內心一種莫大的打擊，不，不是我們被蹂躪人群絕大的損失啊。

雖然我們見面的和聽爾底歌聲的機會只是僅々の二三次。然而，爾那宏壯的富有生命力的歌聲啊，已深深地刺激到我底心靈，使我們加緊努力前進。

聶耳，我們正期待着爾給我們更好的高歌，用爾底悲壯而有感動力的歌詞來喚醒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反抗，誠然，在這時，在血的鬪爭着的現時，啊，缺了爾在我們的前哨，爾竟悄然地

獨自離我等而去了。這不是少了一位我們勇敢的鬥士嗎？聶耳，爾怎麼不去戰死在殺敵的沙場上，而溺殞於渺茫的大海中呢，這是我們永為爾嘆惜的啊，聶耳，爾死了，但是，在我絲毫也沒有感到悲哀，因為我知道，悲哀是無濟於事的，我只感到無限的奮激，因為爾那有力的歌聲，深深地刺着我們的心靈，要我們多多努力。聶耳，我們將繼續着爾那堅強的意志，而向着整千屢萬奴隸底人群，高歌爾那偉大的歌詞，藉此指示給大眾一條光明的出路，而轉變千萬在畸形社會中的奴隸的命運，聶耳，請安息吧，好好的安息吧，我們將永遠唱着爾的歌聲前進，前進，到光輝的明天。

一九三五，七月廿九日，於房州

## 紀念聶耳

洪 干

以禿筆也好，以畫筆也好，以樂譜也好，只要他是向不合理的社會來抗爭的，這些人便是一團最親愛的兄弟。

我記得，在暑期前最後的一次藝術聚餐會中便遇到過一位最活潑可愛的兄弟，那就是年青的音樂家聶耳。他爽直，熱情，堅實，我想，他是能獲有「鬥士」的資格的。到聽了他的碼頭工人歌，大路歌等的唱演以後，當時，我的血是如何高速地在奔騰着呵。所謂藝術，最主要的任務自然是社會的感染功能，那末，在聶耳的樂曲中，最使人能體驗這成功的了。

音樂，在中國，從前總是靡々着在展動黑的翼膀的。到近年，大眾的進步，英勇，都在促進

新的音樂底產生。於是，我們這年青的音樂家便出現了。他是最能適應着時代的要求而又最有希望領導中國新興的樂壇的。人們正如何企望着他呵。可是，他竟不幸死去了！所以，他的天折實是中國藝術界的一個大大的損失。

但，親愛的兄弟們，社會是迫切着在需求千千萬萬個聶耳的。那末，我們最親愛而最不幸的聶耳雖死，而千々萬々の聶耳是在不斷地要出生的吧。

一九三五秋，東京

## 「毛毛雨」「漁光曲」和「大路」開路先鋒」 阿 非

① 毛毛雨，妹妹我愛爾之類的歌曲，曾經打倒了「十八摸」，「想郎」而風行一時過。可見他的作者也盡了他的時代最大的任務（麻醉）了，若說他們只是在弄他一家的生活自白，或是發洩意淫，那倒是冤枉了的。不過麻醉劑的效力只是一會兒，受麻醉的也不過一時，比如說吧，一個囚頭垢面的工人，見着一位摩登姑娘，很親熱地跑到伊跟前說，「妹々我愛爾」！若在上海，他無疑地會遭到「豬羅！」在北平，他無疑地會遭到「媽的皮！」，在留日學生中，無疑地會遭到「馬鹿！」這一類的斥罵的。同樣，一個被災荒兵禍和饑餓從農村逼到都市來的面黃肌瘦的姑娘，向一位白胖々大少爺說：呵！我的愛人那！縱不挨罵，也要受白眼，被視爲瘋狂了的。可見空着肚皮的人，若想供奉生殖器，那是比做夢還要無着落的。所以，漁光曲一出，毛毛雨之類的調子，馬上就被大眾棄掉了！可以說這就是他的自然的命運。



2

在唱着漁光曲的人們臉上，再也沒有唱毛毛雨時愁態可掬的夢相，另外罩上一層濃重的哀愁！漁光曲傳遍了全國，大眾生活苦痛的呼聲，也響激了雲霄。然而，仲訴，不過止於表現而已。

就這一點上說，漁光曲的作者，不會給我們以更多的啓示，那麼大路，開路先鋒之繼漁光曲而轟動一世，這不是偶然的了。

3

自從大路開路先鋒跳進了大眾的腦海，湧出了大眾的唇邊，可說是「人心大變」了！從唱者的心頭上，驅除了哀愁，從唱者的聲音里，顯出了明快和期望，從唱者的氣概上，呈露了堅毅果敢的生命活力！哦！多麼偉大的歌曲呵！多麼偉大的歌手呵！——我們作的者是怎樣地把握住了時代呀！

由於愛好大路和開路先鋒歌曲，我是十分愛重他的製作者聶耳先生的。可是，多麼不幸，他以「一念四年華」為無情的鵝沼海浪所吞噬了！他的天亡早逝，是他在人生路上大意的失脚，自己也不會夢想到。而他的逝去，我們大眾之所受到的損失，真如田漢先生在悼詞里所說，「一時殆無法彌補」！我們紀念死者，我們當怎樣把發揚光大繼往開來的重荷肩負起來呵！

一一，九，一九三五，於東京、

# 致 亡 者

洪 爲 濟

獨步在寂寞的海濱，我帶着我的 *Guitar*。但是我不彈弄、也不歌唱，只對着那凶湧而來，

搖着白色的頭顱的浪花。

我彷彿看見爾，一個誠懇熱烈的臉，臉上帶着年青的強健的微笑。爾唱着，用 Tenor 的高音。

如今，我彷彿聽見，那怒吼的波浪，正反覆地唱着那同一的調子。

我是愛海的，然而海却把爾帶走了。

打開記憶，我想像出爾唱歌的姿態，爾揮着拳，像是與敵人肉搏的時候。有時爾拉小提琴，或是彈奏那夏威夷 guitar。那聲音是雄壯而熱烈。

那一天下午，爾參加到戲劇座談會來。大家用熱烈的心來歡迎爾。而我雖然默之地，却在心底裡泛起一個友誼的波浪。

現在正當劇座第一次公演的時候，而爾却不在。遠去渺々的地方。

我不流淚，只把記憶鎖在那隻爾替我買的 guitar 裡，此外，我將唱着，將爾的呼號打進千萬大眾的心裡。

## 憶 聶 耳 侯 楓

當我在土肥海濱避暑的時候，對於聶耳的死耗，在疑信參半中總極力地希望着，那是謠傳，或者是同姓同名的另一個人所發生的事實，然而，鐵般的事實，終於把我這希望打得粉碎了！呵

！聶耳！儻竟真的死了，死在異國的海洋中！

聶耳到東京來，事先因爲沒有通訊，所以，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在神田的一家中國館子裡面遇着了，所謂，異國逢故人，不禁皆大歡喜。但因各自忙於工作，晤談的機會也就不多。只是在那僅々の四五次談話中，他却帶給我不少國內藝壇的動態和朋友們的消息。他更告訴我，他在上海這一年來的遭遇及其今後的抱負。誰知大志未償身竟先死呢！

我認識聶耳，及今不過是短々の四個年頭。然而，因爲生活比較的接近，所以，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記得在中國中部各省洪水氾濫那一年，上海各界假座新世界舉行遊藝會募捐的那一個月中，我差不多每夜從報館出來，便跑到新世界的話劇後台（那時作爲基本的劇團是春秋劇社）去幫忙。有一個晚上我雖然和他談了許多的話，却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後來才由安娥告訴我，他是聶耳。

後來我和他不但見面的機會多，就是在一起工作——一道到各處去演劇的次數也不少。有一次，到鄉下去演戲，因爲是臨時決定的，以致出發時只有八九個人，包辦着一切的職務，劇本用的是農村經濟爲什麼會破產的題材，由田漢口述，我筆記下來。一邊講，一邊排，趕着馬上上演而爲着演員太少，不够分配的緣故，便決定由剛在台上拉過一曲「梵華林」，下來的聶耳和我扮一對講廣東話的十九路軍，惹得一班鄉下人笑個不休。於是，在劇社中，我和他就肩起了這麼一個光榮的軍人綽號。但又有誰知道他竟會抱着未完的大志而葬身於異國呢！

中秋節後於東京

# 傷逝 二章

每齣  
新珉

悼聶耳君

(一)

花爲謝而開，人爲死而生，那一朵花，那一個人能避免了謝落和死亡呢？花是否有跟人一樣地畏死貪生的心情，我我不知道，至於人是確々實々地都厭着死，可是死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普通，總以爲生是可欣喜的，死是可傷悲的，人生纔有這麼兩種經驗。或人說人的一生就是一篇首尾具備的劇曲，因其有了呱呱墮地時的生之序曲，又有了瞑目斷氣時的死之終曲，這許是一個確切的比喻罷，但人之一生決不是一幕喜劇，只可談是一幕悲劇，我記詩十三世紀的安哥利克（Johannes Anglicus）的詩論中有過這樣的定義，「喜劇是滑稽的詩，始於悲哀終歡悅，反之，悲劇是高貴的文體的詩，始於歡悅終於悲哀」。如果這定義沒有什麼不妥，那末人的一生若說不是一幕始悅終悲的悲劇又是什麼？

雖說悲劇並不是有趣的玩意兒，有時候我也想做一回悲劇的主角，因爲三年來糾纏着我而使我消失去生之勇氣的癱瘓質斯（Rheumatism）疾，惹起死的企圖來，不過這到底只是剎那間的念头罷了，原因這種悲劇的結束多少是可怕的，從未敢輕率地嘗試。這幾天宿疾又發起來了，殭屍似的躺在席上連動彈都不敢，自然，又把生不知憎恨得像什末似的，偶然也有想索性就此幹

了罷，結果却依然不敢希冀真的就此幹了，只好忍受着生之痛苦，等待着時會到來的悲劇的結束！

這真是意外的事，恰在我病痛期中，又無端地襲來一個打擊，由弟々傳來了友人聶耳君的死耗，頓時襲擊得我神知模糊，莫名的辛酸味沁入了我的心，熱淚不期而然地流出了眼廉，「聶耳君溺死於神奈川縣藤澤町鵝沼海岸」這一個 Title 清晰地映在我的腦幕之上，唉！悲劇，聶耳君的悲劇就這樣迅速地演至終末，放下舞臺的幕布了！

幕布下了，劇中的主角倒可以就此完了在人世的任務，從此可以悠然地到另一個世界去敖游，過另一方式的生活（假如有所謂靈魂的話），然而觀衆依然懷着憂鬱的心，實難止住同情的淚，像和主人公有了直接關係——相當交誼的人，自然不能無動於中，縱有理智也不能制止感情之波的動蕩。

若估量我和聶耳君的交誼，還不能說怎樣的深厚，我和他的認識似乎是在兩三年以前，不過在未面之前早已知道他，那是友人趙銘彝君告訴我的，他對我說不久會有一位對於戲劇藝術有深刻認識且對音樂有特殊教養的人自北平回滬，好容易等到他真的到了上海，某一個清晨在友人金德麟君的寓所中握了第一次的手，當時正因為有一個戲劇藝術方面的問題在討論，我就初次聽到了他對於戲劇藝術的見解，同時我知道了他確是一位頗有藝術教養的人，我們的交誼也就從此開始。

爾後，我和他不時地見面，而且見面時總是互相談論學術，晤談的地點以德麟君處較多。

我依稀還記得某一個疏星淡月的初秋之夜，我和他自某劇場出來，一同邊走邊談着直至霞飛路口才分手，我向他問起德麟兄的近況，我說德麟兄雖然坐上了銀壇的寶座，還需要努力修養，他說他確是極有希望的，不過湏友朋們在旁督促勉勵他，他就能努力前進，從這一次談話之後，我更知道了聶耳兄有着堅毅的精神，而且對友朋非常精誠。（但是朋友用了無恥來回答他——虛）

差不多我每次到聯華公司去訪他們，一進院子的門，常聽見歌聲和琴聲，上了樓就見聶君手拿着小提琴（Violin）站在放着歌譜的架子之前，德麟君也有時正把大提琴（Viola）靠在腿彎上，顯然地知道聶君自己在練習，金君方在隨他學琴，這就更證明了聶君平時的勤奮，而且能使他交遊的友人努力向上。最近，聽人說金君會彈其泰（Guitar），許也是他教授的成績罷。

一九三三的冬末，我離開了上海，迄今未見聶君，因為自己的心境過於惡劣，和一切故友都沒有通信，關於聶君的動定自然也不明了，今年春天內子返國了，伊正學彈曼鐸鈴（Mandolin）那時我還想寫信去請聶君教伊，免得半途而廢，但又因為自己懶散，把信擱着好久未寫，同時得到弟女的報告，據說他已來東京，有人勸他進松竹少女歌劇團去學習，他意未定，擬在東京勾留些時再到法國去專學音樂。於是我要弟女去訪他，順便還可請教他關於彈其泰的方法，因為弟女也正在着學其泰。後此，弟女又說已在「戲劇座談會上」遇見他，他仍殷々地向弟女問我的近況，居然也還有人會々不忘於我，倒使我感到溫情的愛撫。

溽暑到了，我的宿疾復發，在繃綿席上的期中，最初知道聶君到海濱避暑去了，接着就是他溺死於海中了，海水本無情，然我未曾料到會奪去了聶君的生命，他的身體素來健壯，絕不像我

這多病之身，我尙未因病死，他却意外地夭折了，這是多麼的驚異，多麼可哀憐痛惜的事啊！世上固不乏以死爲入涅槃之境的人，然而我們決沒有這種思想，對於死雖然不感到恐懼戰慄，嫌厭之心至少是會有的，聶君居然走上他未必希冀的路了，而且這又不是生離，而是死別，生離已是使人有難忘的苦痛，死別自然更多永久不會忘去的苦味！

鵠沼海岸也許依然被海波沖洗着，海風依然在吹，沙鷗依然在浴，可是聶君的飄流在異國的孤魂，不知仍在鵠沼海岸彷徨躑躅否，我只願他生已爲流浪在異國的人，死後的孤魂該歸向故國，別再嘗這流浪的滋味，三島的風光固值得留戀，然故國也有艷麗清幽的佳山水，魂其有知，希速歸去！橫豎這一幕始悅終悲的悲劇已演至結束，藝人儘可以卸裝了。

(一)

「我每對生離感到憂戚，自然對死別更感到傷悲，在病席上得聶耳兄的惡耗，雖沒有爲之嗚咽失聲，熱淚已潛々下了！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不幸短命而死」的儘是些英俊？真的人不可以成爲俊彥，古往今來所謂人才非因厄顛沛地過其一生，就得夭折，聶君是人才，而今也夭折了，和他有過一段深摯的交誼的我，如何不哀悼呢？」

我得到聶耳君溺死於神奈川縣藤澤町鵠沼海岸的消息，在傷悼之中便寫快信通知病在長崎的家兄每哉，因爲他和聶君有很好的友誼，以上的一段話就是家兄覆信中語。

回憶起我和聶君的認識，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但只是認識，過去談不到什麼交誼，那時他在

聯華公司，我和家是兄也同住上海，記得是某一個晚上在某一個劇場中由家兄介紹我和他認識，然我不善交際，所以他來訪家兄時我只有和他點點頭，從沒有普通寒暄語以外的話，一直到今年聽說他也來東京了，事實上却未曾一見，有一次我在給家兄的信上就順便提起了這一個消息，家兄回信要我打聽他的住址，然後去訪問他，當時我也很贊同，於是去向人打聽他的寓所，不久，意外地我們在「戲劇座談會」上晤面了，居然他也還殷念及家兄。

從此我和他已不是僅點頭招呼及說寒暄話的朋友，較在國內時親近得多了，每一見面總互相討論學術，因為同是愛好戲劇電影藝術的人，感情也就漸漸地融洽起來，不料就在我也束裝將赴海濱之前，他的惡耗就傳來了，他的花一般燦爛的生命，居然被無情的海水掠奪去，要我不為之感傷流淚嗎？怎麼能够！

聶君確如家兄所說，是一個人才，他對於藝戲劇術有相當認識，他原是學音樂的，除了會彈奏幾種樂器之外，作曲便是他的拿手，不只做得好，而且做得快，我還記得有一次家兄為着某歌劇團公演的需要，一夜工夫寫成了一個獨幕劇——飢餓線，其中一支搖藍曲——飢寒交迫之歌，家兄就將歌詞抄下寄給聶君，請他作曲，那天傍晚聶君接到了歌詞，第二天早上就將曲寄來了，而且那短促的音階配着那沉痛的歌詞，更顯得悲鬱，幽怨的旋律頗能使聽者起黯然之思，這件事真使我驚異他的天才的卓越！一個藝術家固需要天才，當然要豐富的學力，聶君有其獨特的天才，而又能孜孜向學，這確是難得的事，然而，這樣的人才終於夭折了，教和他有過一段交誼的我，怎生不悲悼呢！



然而聶君是死了，還有什末話可說呢，所可憐者就是他死在異國，孤苦的靈魂也許還在鵝沼海岸彷徨着罷，一個人得到這樣的結果，真是可哀憐的！唉，故國也有着美麗的湖山，而且還有着儻的親朋戚友，快些歸去罷，聶君！我只有這樣祈禱着儻的孤苦的靈魂早返故國！

## 吊聶耳先生

東京中華青年會幹事

楊 仁 壽

嗚呼 滄海無情 溺我青年 驚叩其名 聶耳先生 籍隸滇省 幼孤且貧 年方念四 幾經  
苦辛 嘗爲學子 嘗充士兵 喜愛歌曲 超絕凡倫 時諷當世 解放人羣 懷才遠大 來到東瀛  
時經數月 士友如雲 品德感人 有如淵深 同人期望 國家股肱 祖國多故 端賴英精 嗚  
呼 七月十七 熱浴海濱 一時不慎 成千古恨 昊天不察 僅渺先生 嗚呼 先生去矣 老母  
堪憐 扶助無人 此情此景 誰不傷心 弔唁西濱 衆表同情 人誰不死 死非青年 死要得所  
死要有因 嗚呼 先生去矣 警告同人 凡事謹慎 努力前程 社會付托 責在各人 各盡本  
分 卽慰英靈 嗚呼 耳先生 祈佑同人

## 孩子聶耳

何

虧

在思念着聶耳的時候，我一定聯想起某君告訴我的一個故事——一天托爾斯泰走進他兒子的居處，他老人在某一些事物上知道他的兒子是跟一個姑娘在睡午覺，於是默然退出。等到他的兒子起來見他時，他問，爾剛才在午覺末？他的兒子躊躇一會，却哭了。這原因頗簡單，他的兒子在兩件事情上給爲難着了，答應說是午睡午睡覺末？白白出在和一個姑娘睡覺末？前者，是在某一個人類的通性上，他是想做的，但若果真的做了，他對得起他的父親末？結果，他哭了。他決定不下來。

問題不在於他兒子的良善，值得我們警惕的却是作爲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的人格之強烈。那是足以教一個能和姑娘午睡午覺的夥子哇在哭起來的。

在一些自命的藝術家們學會了逢人便拍々肩頭、或者特別跳下黃包車、爲的是給一個朋友招呼招呼、沿途交換名片、或甚至滿口「今天天氣哈哈」這一套……

又，我會絲毫不爽地看見某一頗刻苦的藝術學徒，在一個會集上，當大家爲了某項必要而有所選舉時，他

站起來。

「我推舉××和××兩先生。」

「不。每人只能舉一個。」——主席說，於是等着對方的再發言。

但這位學徒却沈默了。是不是，*table* 而是 *love*。

一陣類于沈默的情景過後，那兩位先生之一被另一些人舉出了，他才忽如釋重負似地跳將起來，歡聲疾呼。

「阿，我選×××！」

其用心良苦。當他被限定只能選擇一個人時，他是迅速地而且慎重地用特有的敏感決定着。*closean* 他都會觸怒的。

此情此景，真值得如履薄冰。從而監々介々地閉起咀來是最聰明不過了。而當其中之一被選去了，他得有機會効忠于另一個而又可以回頭來對那一個說：

「我本來要選爾的，可惜爾被他選去了。」

這時他是如何地春風滿面，滿懷被解放了的歡快阿！

像這樣的一位深通世故的學徒，我們說他是有着飽滿的生活經驗呢？說他是做了生活的俘虜呢？

在這麼個時候，作家的「良心」常常被提起。但像那樣在兩個存在之前徘徊的行爲，是直接地表示着他的良心是被遺忘了。若說他是在兩個存在中選不定那一個，毋寧說他已經決定了一個了，但爲自身利益，他在企圖着保留後步。而兩不取捨的戰法正是可取可捨的說明的。僅々因爲決定的歷史的瞬間還未到臨。這樣的

一種生活態度、必然歸結到跟客觀真理的遠離、因為客觀真理在特定的歷史瞬間是只有一個、而且是具體的。

假如有人說存在者之中最可恥最下流的是智識分子、那我一定同感。只有他們才有所保留、而且曉得如何保留。

藝術者的身中有着這樣的一種血液、他的藝術前途應被任何評價呢？假如說上舉的那位學徒在兩個人之中爲了某種關係尙且不願輕易決定取捨從違、任兩種勢力、兩個存在之前他被迫着要顧慮的問題、不是更多了末那末、他讓他的作物用怎樣的形態出現？假如有人說、有些作家用偷天換日的手法粉飾了歪典了現實、難道我們有理由指摘說、這是辱蔑了作家們末？

一個藝術家的良心決不是無條件的。比方、鄧南遮就謳歌他的朋友的非洲進出的英雄性。一個藝術家可怕地庸俗化了、做了生活的俘虜了、即使不喪心病狂、也一定麻木不仁。左拉所謂的三菱鏡決不是任何人都有的、這跟他的生活實踐這着直接的關係。我決不同意藝術家要論巾羽扇飄々不凡、但藝術家把生活物神化了是會最大地妨害他的透視現實的警眼的養成的。缺乏了一雙警眼的人決不能透視現實。只能配同流合污。

世故之類的術語又是如何地盛行着在我們的藝人之中、被奉爲生的座右銘阿！當着這樣的時候、我就決不會忘掉死去了的聶耳。聶耳決沒有歲寒松柏的那種凜烈的重賦、但聶耳的直率的無邪氣是應該被我們永久地愛念着的。這就是爲什末我既不理解音樂、跟聶耳又無特殊歷史關係、但聶耳之死却給予我一陣遙久的沈思。

比之歌頌他的音樂上的勞績、我是更其願意說、聶耳只不過是一方未琢的玉、這方玉正如一個光會敢笑着

把圓潤的手指插在咀巴，跟每一個過路人阿々招呼的嬰孩。若果會有這樣的一個場面，那就是、宇宙萬物都寂然無聲，一個窮凶極惡的強盜正摸着手槍俯身想奪取這嬰孩的頸項上的某些物什，而這嬰孩却伊々阿々地邀請他從他的身邊坐下，一起賞玩那潔白的細砂，這樣的時候，這樣一個強盜將會起怎樣感覺呢？

阿！我是如何病態地神往于那幾萬、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的人性阿！  
但必要的不是「人性的發掘」而是人性的創造。

## 記 聶 耳

天 虛 著

天虛與聶耳自幼同鄉，所知聶耳之生平甚詳，迺將其生平遺聞軼事，以小說筆法書五六萬字之記聶耳，內容多從兩人間生活與情感中說起。不日出版。

# ▲ 詩

## 悼聶耳

郭沫若

雪萊昔溺死於南歐

聶耳今溺死於東島

同一是民衆的天才

讓我輩在天涯同甲

大家都愛爾的新聲

大眾正賴爾去喚醒

問海神爾如何不淑

爲我輩奪去了斯人

聶耳阿我們的樂手

爾永在大衆中高奏

我們在戰取着明天

作爲爾音樂的報酬

## 海約暴君！

——爲紀念聶耳寫

黃 風

荷……荷！

吾……吾！

海約

爾黑面僚牙的暴君！

爾又舞起了巨爪

張開了飢餓的

貪饕的黑口

在嘶！

在吼！

好像萬馬奔騰

口角迸出了白沫末？

荷……荷！

吾……吾！

阿！暴力的勝利者！

狂暴者的驕傲！

——聶耳同志約

凶湧

澎湃的浪濤中

爾犧牲了！

隻身怎敵暴君的強暴阿！

出征暴君、同志

爾反彼暴君吞食了！

號……荷！

吾……吾！

暴君在轉側

暴君在搖頭

戴上勝利的王冠

暴君在笑了！

暴君們怎不快樂尼？

我們是暗夜裡

挺進的軍隊

如今缺了勇敢的喇叭手！

後緊貼着前的鐵流行列中

同志、只恍惚裡

才能看見爾的影子了阿！

號……荷！

誰說爾真的死去了尼？

說爾停止了呼吸

張不開喉籠了尼？

說爾再不會

執筆作曲了尼？

阿々！不！

大陸上、

千千萬萬的大眾中

被燃燒起爾的新的靈魂

爾的靈魂不是復活了末？

聽！阿

人們歌唱着爾的歌曲

在街頭

在地下室裡

在烽火行列

那聲音約

天旋地搖！

號……荷！

吾……吾！

吾……吾！

暴君在歡叫

暴君在舞跳

戴上勝利的王冠

暴君滿意了！

但是、同志！

爾是先知

爾是詩人

爾是時代的歌者

爾是力

是一切動能的馬達！

爾的肉身埋藏了砲彈！

像魚雷

像潛水艇

爾只是在暴君的肚腹潛藏

爾正儲着一切轟炸的力量！

——等着罷。

太平洋將掀起世紀末的風浪！

海約、暴君！

戴牢了勝利的王冠麼？

阿、不行

爾不能就打眠睡阿！

——看、

萬千的聾耳復活了！

## 憑 弔

### 濺 波

映着流淚似的燈光。  
現在我人眼前的、  
一切都是黑暗。

可是、爾那悲壯的歌音、  
却只有永遠地  
叫我人向海去探尋。

聶耳、我們的朋友  
這回我們中少了爾了  
有如隊伍的前線、  
失了一名英武的號手。

我來此東島把爾憑弔

滿天佈滿了雲愁  
聽大眾在唱着爾的壯歌  
像海波擁着海濤嘯吼！

## 眺海憑弔聶耳

### 魏 晉

茫茫的大海、

海風一陣々、一陣々地  
捲起浪濤悲鳴。  
眺望着海的詩人們、  
嘆息着、  
失去了他們的知音。  
聶耳、爾、是在大海中死了、  
多麼偉大的海約、  
做了爾葬身之地  
但不幸約！  
却不是爾要戰死的沙場。  
爾底歌曲、  
也許將永留人間、

當然、  
中國的樂壇、  
不會由於爾底死而消滅。  
可是、那悲壯的歌辭、  
爲着少了爾的作曲  
難免不受極大的損傷。  
自然、最令人傷心的是、  
爾既不死於統治者的毒手、  
又不死於侵略者的砲彈。  
却死在大自然的海中、  
使人徒然地悲傷、  
不會留下、



教人跟着爾去死的同感。

## 弔聶耳

### 焚蒂

是在萬馬奔着底崎嶇的艱途、  
飢餓的行列、邁向着奇陡的山峯。

沒有停留、這是從死的關頭、

驅向着求生的一線。——

任憑着風雨的橫暴、

曳着軟麻的腿、忍着飢餓、

疲勞漸々蠶食了鐵的軀。

這時前哨忽響起了鐵鳴、

號角在空中怒吼、

豎起了每一個人的毛孔、

攪動了每一個人的熱血、

血、——在胸腔里奔流。

飢餓的群憤怒了、

憤怒了過去所受的慘酷、

如一盆冷水交醒了沈迷的頭。

在「前進曲」的激昂中、

溶和着緊湊的脚步、

飢餓的群舉起了戰慄着的手、

向着朦朧的前哨、

敵人的彼方

前進！……

爾同一切被難之群握起了手、

爾引頸高歌着時代的涅槃、

歌唱着新時代的誕生、

——一個未來的預言！

爾的歌、充滿着煽動、

悲壯帶着鐵的堅強。

是大眾的血淚、

是苦難人們的哀怨、

是大時代的脈搏。

爾站立時代的最前哨——

「起來」、爾喚着「奴隸」的人們、

不要再忍受着「飢荒」、

要對準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平波的海面已掀起了「巨浪」、

巨浪如決了堤的洪水

猛撞着舊的堡壘。

飢餓的人們起來了！

和着陣々瘋狂的「巨浪」、

席捲着這沈醉的人間、

宇宙被一片壯烈的歌聲

淹沒了、地層在戰慄着。——

這是爾——聶耳！

阿、是在爭榮的山巖中、

向着淵深的山谷探步——

冒着炮灰，冒着子彈迸出的火光  
飢餓的行列勇猛的挺進！

呵，是在前後受困的中途，

正準備着殺開一條血路，

用血來洗清過去的陳蹟，

讓血流灌溉這「新生」的種。

那一天，興起了一陣風暴，

風暴推湧着「巨浪」，天空黑暗了，

從此，——永不再見了爾回頭。

呵，是萬點淚滴傾瀉着兩鬢，

是滿腔悲緒絞着一個心痛！

從何再追回爾

飄盪的魂靈約！

——我們的戰士，

前哨的喇叭手！

從此，被隔開了在另一天涯。

我們不看見了爾在中途，

當我們同惡魔苦鬥中。

聽，遠處又重復響着歌聲，

悲壯，頑強，沈痛而雄渾！

——我們纏着爾的遺志在前哨！

激越的聲音劈着天響，

那一天會劈開了天！

我們準備着——衝，

衝進綿密的森林，

衝進懸崖的山巔，

衝進堅牢的

鐵壁！

## 懷聶耳

林 林

阿，聶耳約！爾溺死了！

然而爾永遠在我的腦海活着。

在活躍的臉群里，只是爾悠悠的消

逝。

偶爾，我聽到進前進的歌音，

爾在我心中的影，就沈默而陰鬱了

聶耳，我還記得——

神保町那樓上三疊房子的一席話，

我們活躍的進，前進，

然而，爾尼？悠悠的消逝了，

——哦，聶耳阿，我們要新的喇

叭手。

## 紀念聶耳

阮 夫

毀滅了，大眾的喇叭手，

海水雖然仍不斷地擊着沙岸，

太陽也還高々地懸在天空，

可是阿，

敵人們知爾死了而點首微笑，

朋友們因爾死了而熱淚奔流。

萬古永留！

「巨浪巨浪！」

爾喜歡把他歌頌高奏、

他竟無情地封了爾的口、

深夜裏隣人唱着巨浪的歌聲、

無限的哀愁贊進了我底心頭。

朋友阿、

正喜相逢同在東洋一隅、

可憐爾竟壯志空抱、

如今、民族雖更飄搖危急、

爾阿、也難再響聲喉。

毀滅了、大眾的喇叭手！

含着淚兒更應向爾底遺顏歌奏、

爾爭取人類自由的努力

在中新興樂壇上的貢獻、

## 憶聶耳

紫 秋

歌頌人們以為卑賤人底力量。

爾高歌着、響亮悠揚地、

剛强的力從爾的歌聲中、

從爾的手、爾底整個姿態中顯現、

我們靜靜地昂憤地傾聽、

在爾底宏亮的歌底波浪中

大眾的心已密切地溶合了。

爾的歌聲、

震動了我的心。

爾的歌聲、

掀起了大眾底熱血的巨潮。

「相信末？十七那一天、

死了、一個青年、聶君、

中國的作曲、戲劇家、

勞苦大眾底歌人。」

相信末？不相信！當初

懷疑在我的心頭打着結，

可是如今，真的，爾死了，

如地球上是有泥沙一樣不是假的

了。

而且爾的身軀已成了白灰。

在爾死前一個星期罷，

酷夏剛威迫着炎熱的黃昏，

在小小的公園的小路之前。

「爾到海邊去馬？」

「去！不過先去大阪旅行，一星期

以後才到房州去，爾也去房州

馬，等我罷！」

「請快來豫備在沙灘上開音樂座

談會呵！」

「好！再見！」

於是我們揚起了再會的手。

爾底和靄微笑的容顏，

猶親熱地印在我的腦海。

可是，誰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相談。

誰能相信我們的再見，

被波浪奪去了！

如太空消散了一縷的青煙！

爾健碩的軀體竟化為灰燼。

朋友，爾死了

然而爾底悠揚雄壯的歌聲

仍在大眾耳朵聽覺中激動。

朋友，爾永去了，但

大地上永留着爾底歌音。

## 悼大眾的詩人聶耳

丁克

有一位大眾的歌人，

他的名字叫做聶耳。

他有一副為大眾而服務的歌喉，

他有一副預備奮鬥的、堅實的軀體。

他要做「開路先鋒」。

他「不怕關山千萬重」。

就算是「幾千年的化石」，

他也要引發起「地下埋藏着的炸藥」

——「對準宅轟」！

他要我們共同「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他不能聽「大眾們的嗟傷」，

他要同胞爾選擇「戰還是降」，

他爲了使大眾做主人，而願意戰死

沙場、

他不願意做奴隸而青雲直上。

他要我們「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而且使這巨浪、不斷地向上增漲。

呵！聽罷、「搬那、搬那、搬那」

他要將勞働者的命運、

搬向「幸福之宮」、

他要將整個不合理的社會、

搬向「大同」。

呵、多麼地可惜尼、

自由大路尙未完成、而爾竟身先喪、

呵、只有、只有呵、

悵望着——碧海茫茫。

雖然損失了我們的鬪士——聶君。

可是、全世界都起了烽煙、

每一個奴隸都起來和他的主人

作堅決的鬪爭、

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都同唱着、

「×××××」的歌聲。

呵、聶耳爾聽見了罷？

爾可以微笑了罷？

爾可以安心地休憩了罷？

因爲、繼續爾那偉大工作而努力的、

還有千千萬萬、被壓迫的朋友！

## 無言的挽歌

亞生

聶耳！

聶耳！

爾是人間的慧果！

爾是藝界的明燈！

爾那創作的大路歌、

闢出了群眾前進的路程！

爾的形骸雖被怒濤捲去！

爾的精神却與大陸共存！

我無言！

我惟有將「熱淚與微笑」！

凝成這首哀吟！

獻給爾「在天之靈」！

## 悼聶耳

駱駝生

夜、

像爆裂前的窒息、

黑得森森沈沈。

浪、

兼天地澎湃、

像萬馬在奔騰。

阿！

一果大的流星、

一果大的流星、

在那灰暗的半空。

祇畫了一道銀色的弧線、

便墜向那蒼茫的海中！

我們底聶耳約、

聶耳約！

祇這樣悄悄地便捨棄了今朝、

在那七月的鷓鴣！

我們底聶耳約、

聶耳約！

爾這樣簡單地便拋却了我們、

在這千里遙遙的日本！

從今後、從今後、

我們又失掉了。

一腔熱的血、

一顆赤的心、

一個硬的頭、

一位大眾的作曲家、

一支革命的歌喉！

可是——

在那一道銀色的弧線底過程上、

爾填平了那貴族、有閑的桃花江。

爾掃滅了那舞伴之歌的利己昏妄。

爾更像一陣狂風、

吹晴了那鉛灰色的天、

止住了毛雨、

吹散了多少淫靡和狂亂。

爾拾起了這支離破裂的現實底律

動、

擲到了人們底眼前。

爾更捉住了我們身上的鐵鎖、

用力地、打算要他寸斷、寸斷！

爾底曲子將轉變

社會上的一切的節奏、

一切的節奏都要歸還於

勞働的起源！

勞働、勞働是文化底唯一的根幹！

勞働、勞働是貫注人類史的一條

線！

然而、我們底聶耳約、聶耳！

這勞働築成的文化底金山、

這勞働貫注的人類史上的榮冠、

如今約、如今

仍舊沒有從盜賊底手裏奪還！

然而、我們底聶耳約、聶耳！

爾爲什麼拋却這偉大的責任、

留下給我們、爾撒手不管！

阿！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這些渺小的我們、

何日方能奪還！

然而、我們底聶耳約、聶耳！

請爾不要心酸、

在那冰冷的海底、

更不要斗々索々地打顫！

我們、我們既是「開路的先鋒」、

安能不繼續着和

盜賊宣戰

那怕他前途是怎樣的艱險、

我們也要埋上炸藥、

轟、轟、轟、一齊地向前！

聽——大海底高歌是浩浩湯湯！

看——革命底狂潮是滾々蕩蕩！

爾——睡在海底的聶耳約、

絲毫不用心傷！

我們扯掉了這襁褓婆婆、

要奪回我們底錦繡衣裳！

聽——那滔滔的鵲沼、

也爲爾把凱歌高唱！

我們切斷了那鐵鎖的羈絆、

要恢復我們底自由、財產、

看——這灰暗的宇宙、

也爲爾把色彩改變！

聶耳、我們底聶耳約！

請爾從今後、靜靜地安眠。

這社會底節奏、已經爲爾底曲子、

開始他的轉換！

爾底曲子、已經塞滿了人間！

爾底曲子、彈動了我們每個人底心

弦！

革命的高歌、

充滿了普羅列塔利亞的憤懣！

湧起的熱血、

漲裂了我們底胸坎！

「我們約、我們」是累累代代！

代代累累、成萬又成千！

到明朝、到明朝我們便會把

世界奪還！

但是、我們悲慟、

悲慟爾此次的不測、

不亞於在我們底耳邊

飛過去的一支冷箭……。

## 悼聶耳

流冰

我不讚爾是不朽的天才、

我不談爾是超然的英雄

但爾是千萬人中的戰士、

爾是大眾自己的樂手。

「亨牙亨河海！」

爾爲他們呼着生活的歌聲、

那沈重的音調呵。

如今還在千萬人口中呼喊、

然而爾已聽不見將來的歌唱、

「背起重擔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築完！」

「轟々々！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爾爲他們發出健壯的笑聲、

如今笑聲已在人間發出、

爾阿！爾可還聽見？

健壯的人們在發出健壯的笑聲！

「哈哈哈哈哈……」

我憤恨惡潮將爾槍去、

但我不爲爾悲傷、

爾是我們的開路先鋒、

在爾後面將築起無數的樂土！

## 紀念聶耳

秋田雨雀

（聶耳遭難時、我的女婿夫婦倆

（上山進等）也住在鵠沼海岸）

鵠沼波深 溺死了一個中國人

早聽見兒輩說過 誰期就是聶君

聽着進行曲「開路先鋒」

連我都在震盪着胸襟而手舞足蹈的

客廳的窗戶送來冷意之夕

雷石檢譯

## 悼聶耳君

張斟 滋

花！花……

怒浪在絕叫、在狂湧！

溺死了我們的舊友、

吞波了我們的鬪士、

殘忍！兇惡！

花！花……

怒浪仍花絕叫、花狂湧！

失望末？不！嗚咽末？不！

我們在歌着、

……用民衆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這最後的時候、

冒着敵人的起火前進、前進……

在雄壯的歌聲中、好像

聽到爾在說、

不要怕！親愛的戰士！

這吞人怒浪的力量、

它本身矛盾的發展過程、

會將爾們輕々的、

輕々的浮起！



## 編 後

這不是個人的紀念冊，是一塊歷史底碑記。

關於宅的產生，在始終熱心的伊文兄的紀念文裡講得明白了。秉承各方朋友的意志，藝術界聚餐會同人和負責的杜宣兄主持了聶耳追悼會，隨即產生紀念籌備委員會。由杜宣總務、學書助理、伊文會計、我與聶耳生前較接近、被叫來和黃風兄任編輯。當然，編輯方面，只是來同諸位熱心的朋友們收收稿子。但責任既放在身上，就不得不謹慎。

有些朋友說，紀念聶耳，應該多登他的遺作。在我個人的意見，首先得估量朋友們紀念的本意，絕非湊熱鬧，或形式的敷衍，在失去了大半自由意志底人羣中的我們，好容易得着這機會，是應該說些代表我們紀念死者的話的，至其作品，大半爲人週知，且自有專人整理、經籌備會同人多方商榷，決定了現在的形式，儘可能的登載。但因稿件太多，大部分仍只待割捨，有許多熱心的朋友寄兩三篇來的，也只擇登一篇，後交到的，也就沒法插上了。

應該特別一提的是，日本文化的權威指導者秋田雨雀老先生、當聶君遭難的時候，曾接住鵠沼的他女婿上田進先生報告，甚致悲悼之沈，我們同在牛込俱樂部排劇的時候，一談起來，他也願意爲文紀念，而蜚居異國已久的文化老將郭沫若先生，亦寫了悼詩（曾先轉詩歌刊過）。

聶君死後的不久幾天內，各方面是會熱鬧過一下的，上海的追悼會，據說就是空前。而就在那時，聽說也還

有與聶君生前相當密切的某電影公司，竟爲某種意見不參加，當然「公司」是做生意的，名正言也順，可是爭奪一個死者的名字來圖做幌子，不尊重 and 污辱死者的精神不必說，自己的行爲，未免太過下流卑鄙。

當時曾遺着許多熱鬧意見的，公葬拉，募集獎金拉……好像都跟着夏天的熱度消退了，甚至上海出版紀念冊的消息也還渺々。

「人」心是還應該鬪爭一下的，友情什麼的，也要兌現麼？空掛着具有前進意識招牌，與死者亦曾有相當過從的人們，好像還需要死者跳出來滿足他們一種什麼慾望似的。

東京也像上海一樣是商場，然而這裡捐款的，給稿的百十位朋友，有的是聶君生前的相知，有的素昧平生，大家由碗底上省下錢來，由百忙中偷出空來，我們不敢忽視這些東西，反之我們是滿意着這百十顆熱烈的，青年的純潔底心。這些心是爲紀念我們認真地生活了自己的人而跳動了，表示赤誠的敬意，也表示一個崇高的信念。

在這兒，許多文章似乎有個共同的怨憤，便是，爾爲什末不壯烈地死於同敵人肉搏的炮火下，却寂寞地讓海水吞食了。是的，這正是死者含憾於九泉，也正是我們每個朋友悵惘着的，然而，聶耳是死了。悵惘怨憤不能把他的骨灰還原成那健碩的軀體！但他遺給了我們以寶貴的教訓——他沒有空過了一刻時光，二十四年的生命，他緊緊地把握住。這所遺給我們精神的影響，將變成無數健碩的聶耳，變成無數到敵人炮火中犧牲的戰士！編者敢把這些怨憤由死者身上轉贈給作者，轉贈給千々萬々對聶君惋惜的朋友！

寶劍贈給武士，紅粉贈給佳人，我們謹以一顆赤心獻上，給地球忠實的兒子未完成底意志！

聶耳紀念會捐款友人名錄

蔣作賓大使  
 來大觀女士  
 楊仁壽幹事  
 楊式毅先生  
 盛澄淵先生  
 王玉泉先生  
 張海曙先生  
 冀林先生  
 陳元夫先生  
 趙德清先生  
 林和濟先生  
 黃風先生  
 麋輝先生

十  
 五  
 五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林蒂先生  
 新波先生  
 魏晉先生  
 吳勝先生  
 李誠先生  
 符文雄先生  
 吳春野先生  
 顧洪幹先生  
 蘇蔓女士  
 鐘傑先生  
 蔣成先生  
 吳集敏先生  
 徐力衡先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雍	劉	方	馮	何	呂	鄭	王	鄭	許	雷	莫	熊	陳	駱	何	金
	披	衛	紹		登	子	家	嘉	鈺	石	朝		璧	新		
夫	雲	黃	德	昂	雲	平	法	賓	文	榆	仙	琦	屏	華	勿	英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馬	姚	任	魏	楊	王	鄭	李	王	陳	冷	段	曾	吳	俞	陳	高
希	非	白	孟	克	叔	少	光	光			孟		啓	奮	業	川
援	广	戈	克	毅	庭	麟	慈	啓	健	楓	若	奕	瑤	初	賢	若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先	女	先	先	先	先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士	生	生	生	生	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朱朝仁先生	王作彬先生	傅培芳先生	林嘯先生	陳德銘先生	褚保姪女士	楊慕馮先生	卓戈白先生	蔣君輝先生	陳子鶴先生	羅永麟先生	趙理湖先生	流冰先生	胡一聲先生	王麗沙女士	廖華揚先生	黃清宇先生
-------	-------	-------	------	-------	-------	-------	-------	-------	-------	-------	-------	------	-------	-------	-------	-------

五	五	五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錢	錢	錢	錢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陳玉宗女士	方模先生	韓松先生	張山先生	侯徵先生	王己先生	毛庸先生	吳英女士	吳格先生	張鉅金先生	何翔先生	劉波女士	祝星輝先生	黃鼎先生	孟涵先生	梅華先生	許如錦女士
-------	------	------	------	------	------	------	------	------	-------	------	------	-------	------	------	------	-------

五	五	五	五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十												
錢	錢	錢	錢	錢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陳	文	揚	雷	陳	羅	呂	方	呂	羅	魏	羅	姚	曾	顧
	·	非	香	英	英	秋				善	梓	鶴	仲	
松先生	亮先生	柳先生	孫先生	素先生	澤先生	望先生	歌先生	明先生	天先生	鐘先生	元先生	章先生	剛先生	呈先生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	-----	-----	-----	-----	-----	-----	-----	-----	-----	-----	-----	-----	-----	-----

共收捐款一百四十二元六角。

付房州追悼會場橫額布四十錢

了	邱	王	吳	沅	汪	吳	李	牛	陳	吳	謝	孔	高	張
慶	古		申		關	學	祥	君	達	瑞	樹	祥	袞	瑞
元先生	漁先生	照先生	源先生	如先生	啓先生	冀先生	麟先生	彥先生	人先生	芝女士	森先生	越先生	父先生	光女士

二十錢	二十錢	三十錢	三十錢	三十錢	三十錢	三十錢	三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五十錢
-----	-----	-----	-----	-----	-----	-----	-----	-----	-----	-----	-----	-----	-----	-----

付筆墨紙等一元〇三十錢

付捐冊四本四十錢

付圖釘四合六十錢

付輓辭用紙二十錢

付花生 十 錢

付照像 四圓七十錢

付天虛支電報費三圓九十錢(上海寄影片田)

付捐冊收據共二十本二圓

付圖章一個 七十錢

墊印像片 二圓二十五錢

共付出十六圓二十八錢

以上付出係官亦民先生經手

兩抵餘銀一百二十六元二十二錢

付紀念刊一百四十〇元〇角

### 特別啓事：

因尙有少數朋友未將捐款交來、郵費等在內、尙欠費五十元左右、不得已特提出一部分發售、尙請捐款諸先生見諒、如有餘款、即再版分送。

啓事一、 聶耳紀念冊現已出版、尙有少

數朋友未曾將捐款交來、請於

最短期繳下。

啓事二、 聶耳紀念冊本十一月即可出

版、因上海方面將聶耳遺稿遲

寄、接者負責者如杜宣、伊

文、天虛於戲劇公演、以及印

刷店的失信等、至今方始出

版、同人等深致抱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補印費每本一角伍分

編輯者 東京聶耳紀念會

中野區宮園通

三ノ十六堀澤方

編輯人

天 虛  
黃 風

日本東京神田區

神保町一ノ四五

印刷者 堀川印刷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574B

